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03
57



文庫 11
D 303
57

柳田泉文庫

48-11019

010190567457

明史卷二百四十八 列傳第一百三十六

親管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赤太子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加六級建玉等奉

敕修

梅之煥

劉策

徐縉芳 陳一元

李若星

耿如杞

胡士容

顏繼祖 王應牙等

李繼貞

方震孺

徐從治

謝大璉 余大成等

梅之煥字彬父麻城人侍郎國楨從子也年十四為諸生御史行部閱武之煥騎馬突教場御史怒命與材官角射九發九中長揖上馬而去萬曆三十二年舉進士



改庶吉士居七年授吏科給事中東廠太監李浚誣拷
商人之煥劾其罪尋上言今天下民窮餉匱寇橫兵疲
言官舍國事爭時局部曹舍職掌建空言天下盡爲虛
文所束縛有意振刷者不曰生事則曰苛求事未就而
謗興法未伸而怨集豪傑灰心庸人養拙國事將不可
爲矣請陛下嚴綜覈以責實事通言路以重紀綱別臧
否以惜人才庶於國事有濟時朝臣部黨角立之煥廉
孤自勝嘗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者未必君子蠅
之附驥即千里猶蠅耳時有追論故相張居正者之煥
曰使今日有綜名實振紀綱如江陵者論訛之徒敢若

此耶其持平不欲傳會人如此出爲廣東副使禽誅豪
民沈殺烈女者民服其神海寇袁進掠潮州之煥扼海
道招散其黨卒降進改視山東學政天啟元年以通政
參議召遷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丁內外
艱家居當此之時魏客亂政應山楊漣首發忠賢之奸
忠賢恚甚拷殺漣由此悍然益誅劬善類憤悒楚人矣
漣漣被逮時過麻城漣罪人也之煥與監桓流涕當削
籍其實漣未嘗過麻城也無何逆黨梁克順誣以賊私
詔徵賊莊烈帝卽位乃免徵起故官巡撫甘肅大破套
寇斬首七百餘級生得部長三人降六百餘人明年春

寇復大入患豌豆創環大黃山而病諸將請掩之之煥
不可曰幸災不仁乘危不武不如舍之因以爲德焉遂
不戰踰月羣寇望邊城搏頰涕泣而去冬京師戒嚴有
詔入衛且行西部乘虛犯河西之煥止留遣兵伏賀蘭
山後邀其歸路大兵出水泉峽口再戰再敗之斬首八
百四十有奇引軍東俄憚卒王進才殺參將孫懷忠等
以叛走蘭州之煥遂西定其變復整軍東明年五月抵
京師已後時矣有詔之煥入朝翌日又詔之煥落職候
勘溫體仁已柄政矣初體仁許錢謙益之煥移書中朝
右謙益至是體仁修隙之煥遂得罪之煥雖文士負材

武善射旣廢無所見所居縣阻山多盜之煥無事輒率
健兒助吏捕無脫者先是甘肅兵變其潰卒畏捕誅往
往亡命山谷間爲羣盜賊勢益張至是賊數萬來攻麻
城望見之煥部署輒引去帝追敘甘肅前後功復之煥
官廕子然終不召明年病卒

劉策字範董武定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保定新城
知縣入爲御史疏劾太僕少卿徐兆魁復力爭熊廷弼
行勘及湯賓尹科場事賓尹雖家居遙執朝柄嗾其黨
逐攻者孫振基王時熙已而給事中劉文炳劾兩淮巡
鹽御史徐縉芳言策入葉向高幕干票擬策同官陳一

元向高姻親顧權利時策按宣大疏言文炳爲湯賓尹
死友代韓敬反噬昔年發奸如振基時熙輩今皆安在
向高亦以策無私交爲辨雪文炳策屢疏相詆南京御
史吳良輔言文炳一疏而彈御史縉芳一元策及李若
星再疏而彈詞臣蔡毅中焦竑及監司李維楨他波及
尚多人才摧殘甚易清品如策雅望如竑不免詆斥天
下寧有完人策復詆文炳倚方從哲爲冰山苟一時富
貴不顧清議一元論銓政嘗譏切向高特按江西見文
炳疏憤甚遂揭文炳陰事且曰向高行矣今秉政者從
哲文炳鄉人奴顏婢膝任好爲之御史馬孟楨亦言敬

關節實真旣斥兩侍郎兩給諫謝之矣乃仇直之劉策
攻擊不休而同發奸之張篤敬復驅除將及何太甚也
疏入帝皆不省策憤謝病去時攻兆魁廷弼賓尹輩者
黨人率指目爲東林以年列出之外至四十六年秋在
朝者已無可逐乃卽家徙策爲河南副使策辭疾不赴
天啟元年春起天津兵備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
拜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五年冬黨人劾策爲東林遺
奸遂削籍崇禎三年夏起故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薊
遼保定軍務

大清兵由大安口入內地策不能禦被劾祖大壽東潰

策偕孫承宗招使還明年正月與總兵張士顯竝逮論死棄市縉芳晉江人爲御史首爲顧憲成請諡劾天津稅監馬堂九大罪有敢言名巡兩淮頗通賓客賂遺被劾坐贓天啟中遣戍一元侯官人在江西振饑有法移疾去天啟初起歷應天府丞御史余文縉劾向高及一元遂落職崇禎初復官溫體仁柄國惡其附東林而以爲己門生也引嫌不召卒於家

李若星字紫垣息縣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棗強真定擢御史首劾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巡視庫藏陳蠹國病商四弊請得稽十庫出納以杜侵漁不報巡按出西請撤稅使因再劾克纘爲沈一貫私人湯賓尹死友宜罷不從還朝出爲福建右參議移疾歸天啟初起官陝西召爲尚寶少卿再遷大理右少卿三年春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陞辭發魏忠賢客氏之奸明年遣將丁孟科官維賢擊河套松山諸部鎮番斬首二百四十餘級捷聞未敘有傳若星將起義兵清君側之惡者忠賢聞之卽令許顯純入之汪文言獄詞誣其賄趙南星得節鉞五年三月遂除若星名下河南撫按提問明年獄上杖之百戍廉州莊烈帝卽位赦還崇禎元年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追論甘肅功進

秩二品黃河大決浡泗州沒睢寧城若星請修祖陵移
睢寧縣治他所從之都城戒嚴遣兵入衛病歸遭父憂
久之召爲兵部右侍郎十一年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
代朱燮元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兼巡撫貴州討安位餘
孽安隴璧及苗仲諸賊有功福王時解職以鄉邑殘破
寓居貴州桂王遷武岡召爲吏部尚書未赴遭亂死於

兵

耿如杞字楚材館陶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除戶部主
事天啟初以才歷職方郎中軍書旁午日應數十事出
爲陝西參議遷遵化兵備副使當是時逆奄竊柄詔子

無所不至至建祠祝釐巡撫劉詔懸忠賢畫像於喜峯
行署率文武將吏五拜三稽首呼九千歲如杞見其像
冕旒也半揖而出忠賢令詔劾之逮下詔獄坐贓六千
三百論死時又有胡士容者蘭州參議也數忤其鄉官
崔呈秀呈秀銜之將爲忠賢建祠士容又不奉命及士
容遷江西副使道通州遂誣以多乘驛馬侵盜倉儲捕
下詔獄掠治坐贓七千論死至秋將行刑而莊烈帝卽
位崔魏相繼伏誅帝曰厥衛深文附會鍛鍊朕深痛焉
其赦耿如杞予復原官胡士容等改擬於是如杞上疏
言臣自入鎮撫司五毒竝施縛赴市曹者日有聞矣幸

明史卷二百四十八 列傳 七
皇上赦臣以不死驚魂粗定乞放臣還家養疾帝不許
立擢如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插漢虎墩兔據順義
主地爲邊患戰款無定策如杞言守邊爲上修塞垣繕
戰壘剗山塹谷事有緒矣二年京師戒嚴如杞率總兵
官張鴻功以勅卒五千人赴援先至京師軍令卒至之
明日汎地旣定而後乃給餉如杞兵旣至兵部令守通
州明日調昌平又明日調良鄉汎地累更軍三日不得
餉乃譟而大掠帝聞之大怒詔逮如杞鴻功廷臣莫敢
救者四年竟斬西市方如杞之爲職方郎也與主事鹿
善繼黨張鶴鳴排熊廷弼而庇王化貞疆事由是大壞

及是得罪士容旣釋出獄二年除陝西副使進右參政
卒於官士容初令長洲捕豪惡築婁江石塘有政聲福
士時贈如杞右僉都御史子章光進士尚寶卿士容字
仁常廣濟人

顏繼祖漳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歷工科給事中崇
禎元年正月論工部冗員及三殿敘功之濫汰去加秩
寄俸二百餘人又極論魏黨李魯生霍維華罪狀又有
御史袁弘勳者劾大學士劉鴻訓錦衣張道濬佐之繼
祖言六人朋邪亂政非重創禍無極帝皆納其言遷工
科右給事中三年巡視京城十六門濠塹疏列入事劾

監督主事方應明曠職帝杖斥應明外城庠薄議加高厚繼祖言時絀難舉羸而止再遷吏科都給事中疏陳時事十大弊憂歸八年起故官上言六部之政筦於尚書諸司之務握之正郎而侍郎及副郎主事止陪列畫題政事安得不廢督撫諸臣獲罪者接踵初皆由會推然會推但六科掌篆者爲主卿貳臺臣罕至且九卿臺諫止選郎傳語有唯諾無翻異何名會推帝稱善尋擢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分兵扼境上河南賊不敢窺青濟劾故撫李懋芳侵軍餉二萬有奇被旨嘉獎十一年畿輔戒嚴命繼祖移駐德州時標下卒僅

三千而奉本兵楊嗣昌令五旬三更調後令專防德州濟南由此空虛繼祖屢請敕諸將劉澤清倪寵等赴援皆逗遛不進明年正月

大清兵克濟南執德王繼祖一人不能兼顧言官交章劾繼祖繼祖咎嗣昌且曰臣兵少力弱不敢居守德之功不敢不分失濟之罪請以爵祿還朝廷以骸骨還父母帝不從逮下獄棄市終崇禎世巡撫被戮者十有一人薊鎮王應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養沖登萊孫元化大同張翼明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顏繼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馬成名順天潘永圖而河南李仙風被

逮自縊不與焉王應豸掖縣人爲戶部主事諂魏忠賢甫三歲驟至巡撫加右都御史崇禎二年春薊卒索餉譟而甲參政徐從治諭散其衆應豸置毒飯中欲誘而盡殺之諸軍復大亂帝命巡按方大任廉得其尅餉狀論死李養沖永年人歷兵部右侍郎巡撫宣府崇禎二年旣謝事御史吳玉劾其侵盜撫賞銀七萬及冒功匿敗諸狀論死斃於獄張翼明永城人以兵部右侍郎巡撫大同崇禎元年插漢虎墩兔入犯殺掠萬計翼明及總兵官渠家楨不能禦竝坐死陳祖苞海寧人崇禎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明年坐失事繫獄飲鴆卒

帝怒祖苞漏刑錮其子編修之遴永不敘張其平偃蹇人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十一年冬坐屬邑失亡多與繼祖駢死西市馬成名溧陽人潘永圖金壇人與成名爲姻姪崇禎十四年冬成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永平永圖亦起昌平兵備僉事未浹歲至巡撫畿輔被兵成名永圖竝以失機十六年斬西市餘自有傳

李繼貞字徵尹太倉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大名推官歷遷兵部職方主事天啟四年秋典試山東坐試錄刺魏忠賢降級已而創籍崇禎元年起武選員外郎進職方郎中時軍書旁午職方特增設郎中協理司事

繼貞幹用精敏尚書熊明遇深倚信之曰副將以下若
推擇我畫諾而已四年孔有德反山東明遇主撫繼貞
疏陳不可且請調關外兵入勦明遇不能從後訖用其
言滅賊初延綏盜起繼貞請發帑金用董搏霄人運法
糴米輸軍前且令四方贖緩及捐納事例者輸粟於邊
以撫饑民又言兵法撫勦並用非撫賊也撫饑民之從
賊者耳今斗米四錢已從賊者猶少未從賊而勢必從
賊者無窮請如神廟特遣御史振濟故事齎三十萬石
以往安輯饑民使不為賊以孤賊勢帝感其言遣御史
吳甦以十萬全往繼貞少之帝不聽後賊果日熾繼貞

為人強項在事清執請謁不得行大學士周延儒繼貞
同年生屬總兵官於繼貞繼貞瞠目謝曰我不奉命必
獲罪刑部獄甚寬可容繼貞也延儒銜之已加尚寶寺
卿當遷帝輒令久任田貴妃父弘遇以坐門功求優敘
不獲屢疏詆繼貞帝不聽中官曹化淳欲用私人為把
總繼貞不可乃囑戎政尚書陸完學言於尚書張鳳翼
以命繼貞繼貞亦不可鳳翼排繼貞議而用之化淳怒
與弘遇日伺其隙讒之帝坐小誤貶三秩會總甘肅功
繼貞請起用故巡撫梅之煥帝遂發怒削繼貞籍已論
四川桃紅壩功復官致仕十一年用薦起歷兩京尚寶

卿明年春召對陳水利屯田甚悉遷順天府丞尋超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督薊遼軍餉乃大興屯田列上經地招佃用水任人薄賦五議曰塘葛姑數十里間田大熟十四年冬詔發水師援遼坐戰艦不具除名明年夏召爲兵部添注右侍郎得疾卒於途是夕星隕中庭贈右都御史官一子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移家壽州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沙縣知縣入爲御史熹宗嗣位逆璫魏忠賢內結客氏震孺疏陳三朝艱危言官妾近侍頻笑易假窺闕可慮中旨頻宣恐蹈斜封隱禍元年陳拔本塞源論曰曩

者挺擊之案王之寀陸大受張庭李倬悉遭廢斥而東林如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諸賢廢錮終身亟宜召復至楊漣之爭移宮可幸無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又有交通之疑將使天下後世謂堯舜在上而有交通矯言之闖宦疏入直聲震朝廷其春巡視南城中官張昇劉朝被訟忠賢爲請震孺不從卒上聞忠賢益恚怨遼陽旣破震孺一日十三疏請增巡撫通海運調邊兵易司馬日五鼓搥公卿門籌畫痛哭而自請犒師是時三岔河以西四百里人烟絕軍民盡竄文武將吏無一騎東者帝壯其言發帑金二十萬震孺犒師六月震孺出

關延見將士弔死扶傷軍民大悅因上言河廣不七十步一葦可航非有驚濤怒浪之險不足恃者一兵來斬木爲排浮以土多人推之如履平地不足恃者二河去代子河不遠兵從代子徑渡守河之卒不滿二萬能望其半渡而遏之乎不足恃者三沿河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不足恃者四黃泥窪張又站沖淺之處可修守今地非我有不足恃者五轉眼冰合遂成平地間次置防猶得五十萬人兵從何來不足恃者六又言我以退爲守則守不足我以進爲守則守有餘專倚三岔作家萬一時事偶非榆關一綫遂足鎖薊門哉疏

入帝命震孺巡按遼東監統軍事震孺按遼居不慮食不火者七月議者欲棄三岔河退守廣寧震孺請駐兵振武軍法不嚴震孺請敕寧前監軍專斬逃軍逃將死從其言然是時經撫不和疆事益壞震孺再疏言山海無外衛宜亟駐兵中前以爲眼目不省明年正月任滿候代前屯而

大清兵已再渡三岔河先鋒孫得功不戰而呼於振武曰兵敗矣遂走巡撫王化貞在廣寧亦倉皇走列城聞之皆走惟震孺前屯無動當是時西平守將羅一貫已戰死叅將祖大壽擁殘兵駐覺華島上於是震孺忍水

師帥張國卿相與謀曰今東師四外搜糧聞祖將軍在島上有米豆二十餘萬兵十餘萬人民數萬戰艦器械馬牛無數東師卽媾得島兵得島兵以攻榆關豈有幸哉於是震孺國卿航海見大壽慷慨語曰將軍歸相保以富貴不歸震孺請以頸血濺將軍大壽泣震孺亦泣遂相攜以歸獲軍民輜重無算有主事徐大化者忠賢黨也劾震孺曰攘差都御史鄒元標奮筆曰方御史保全山海無過且有社稷功給事中郭興治遂借道學以逐元標元標去震孺亦卽罷歸明年忠賢廣徵與大獄再募劾方御史者興治再論震孺河西賊私逮問掠治

坐賊六千有奇擬絞而揚州守劉鐸 詛之獄又起遂誣震孺與交通坐大辟繫獄有邏卒時時佐震孺飲啖問之則曰小人有妻聞公精忠手治以獻者也輒報瑄曰某病革某瀕死瑄以是防益疎明年莊烈帝嗣位得釋還八年春流賊犯壽州州長吏適遷秩去震孺倡士民固守賊自是不敢逼壽州巡撫史可法上其功用爲廣西參議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京師陷福王立南京卽日拜疏勤王馬士英阮大鍼憚之敕還鎮震孺竟鬱鬱憂憤而卒

徐從治字仲華海鹽人母夢神人舞戈於庭寤而生從

治舉萬曆三十五年進士除桐城知縣累官濟南知府以卓異遷兗東副使駐沂州天啟元年妖賊徐鴻儒反鄆城連陷鄒滕嶧縣從治捕得其黨之伏沂者殺之請就家起故總兵楊肇基主兵事而獻搗賊中堅之策遂滅鴻儒事詳趙彥傳從治警敏通變其禦賊類主剿不主撫故往往滅賊旋以右參政分守濟南錄功從治最進右布政使督漕江南妖賊再起巡撫王惟儉奏留從治仍守沂按臣主撫從治議不合遂告歸中外計議調崇禎初以故秩飭薊州兵備薊軍久缺餉圍巡撫王應豸於遵化從治單騎馳入陰部署夷丁標兵分營四門

按甲不動登城而呼曰給三月糧趣歸守汛地否將擊汝衆應聲而散其應變多類此進秩左布政使再請告歸四年起飭武德兵備孔有德反山東巡撫余大成檄從治監軍明年正月馳赴萊州而登州已陷大成削籍遂擢從治右副都御史代之與登萊巡撫謝璉竝命詔璉駐萊州從治駐青州調度兵食從治曰吾駐青不足鎮萊人心駐萊足係全齊命乃與璉同受事於萊有德者遼人與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祿輩皆毛文龍帳下卒也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官遼久素言遼人可用乃用承祿爲副將有德仲明爲遊擊九成爲偏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四十一 魏忠賢傳 四
裨且多收遼人爲牙兵是年大凌河新城被圍部檄元
化發勁卒泛海趨耀州鹽場示牽制有德詭言風逆改
從陸赴寧遠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千總應元統千餘
人以行經月抵吳橋縣人罷市衆無所得食一卒與諸
生角有德扶之衆大譁九成先齎元化銀市馬塞上用
盡無以償適至吳橋圍衆怨遂與應元謀劫有德相與
爲亂陷陵縣臨邑商河殘齊東圍德平旣而舍去陷青
城新城整衆東余大成者江寧人也不知兵初爲職方
嘗奏發大學士劉一燝私書齎之去後又以事忤魏忠
賢削籍歸有清執名而巡撫山東則白蓮妖賊方熾又

有逃兵之變皆不能討及聞有德叛卽託疾數日不能
出不得已遣中軍沈廷諭參將陶廷鑑往禦則皆敗而
走大成恐遂定議撫而元化軍亦至元化者故所號善
西洋大礮者也至是亦主撫檄賊所過郡縣無邀擊賊
長驅無敢一矢加者賊佯許元化降元化師次黃山館
而返賊遂抵登州元化遣將張燾率遼兵駐城外總兵
張可大率南兵拒賊元化猶招降賊賊不應五年正月
戰城東遼兵遽退南兵遂敗燾兵多降賊賊遣之歸士
民爭請拒勿內元化不從賊遂入日夕城中火起中軍
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導賊入自東門城遂陷可大死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 七
之元化自刎不殊與參議宋光蘭僉事王徵及府縣官
悉被執大成馳入萊州初登州被圍朝廷鑄大成元化
三級令辦賊及登失守革元化職而以謝璉代有德既
破登州摧九成爲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印檄
州縣餉趣元化移書求撫於大成曰昇以登州一郡則
解大成聞於朝帝怒命革大成職而以從治代先是賊
攻破黃縣知縣吳世揚死之至是攻萊從治璉與總兵
楊御蕃等分陴守御蕃積戰功至通州副總兵會登州陷兵
賊鄒滕者也御蕃積戰功至通州副總兵會登州陷兵
部尚書熊明遇奏署總兵官盡將山東兵與保定總兵

劉國柱天津總兵王洪兼程進遇賊新城洪先走御蓋
拒之二日不勝突圍出遂入萊城從治璉倚以勦賊賊
攻萊不下分兵陷平度知州陳所問自經賊益攻萊輦
元化所製西洋大礮日穴城城多頽從治等投火灌水
穴者死無算使死士時出掩擊之毀其礮臺斬獲多而
明遇卒惑大成撫議也命主事張國臣爲贊畫往撫之
曰安輯遼人之在山東者以國臣亦遼人也國臣先遣
廢將金一鯨入賊營已而國臣亦入爲賊移書遣一鯨
還報曰毋出兵壞撫局從治等知其詐叱退一鯨遣間
使三上疏言賊不可撫最後言萊城被圍五十日危如

累明日夜望援兵卒不至知必爲撫議悞矣國臣致書
臣內抄詔旨竝兵部諭帖乃知部臣已據國臣報達聖
聽夫國臣桑梓情重忍欺聖明而陷封疆其初遣一鯨
入賊營何嘗有止兵不攻之事果止兵或稍退舍臣等
何故不樂撫特國臣以撫爲賊解而賊實借撫爲緩兵
計一鯨受賊賄對援師則誑言賊數萬不可輕進對諸
將則誑言賊用西洋礮攻城將陷矣賴我招撫賊卽止
攻夫一鯨三入賊營每入賊攻益急而國臣乃云賊頃
我縋城下擊致彼之攻是使賊任意攻擊我不以一矢
加遺如元化斷送登城然後可成國臣之撫耶當賊過

青州大成擁兵三千勦賊甚易元化遺書謂賊已就撫
爾兵毋東大成遂止勿追致賊延蔓今賊視臣等猶元
化乃爲賊解曰吳橋激變有因也一路封刀不殺也聞
天子詔遂止攻掠也將誰欺盈庭中國臣妄報必謂一
紙書賢於十萬兵援師不來職是故矣臣死當爲厲鬼
以殺賊斷不敢以撫護至尊滑國是悞封疆而戕生命
也疏入未報當是時外圍日急國柱洪及山東援軍俱
頓昌邑不敢進兩撫臣困圍城中於是廷議更設總督
一人以兵部右侍郎劉宇烈任之調薊門四川兵統以
總兵鄧玘調密雲兵統以副將牟文綬以右布政使楊

作楫監之往援萊三月宇烈作楫國柱洪玘及監視中
官呂直巡按御史王道純義勇副將劉澤清新兵參將
劉永昌朱廷祿監紀推官汪惟效等竝集昌邑玘國柱
洪澤清等至萊州馬步軍二萬五千氣甚盛而宇烈無
籌畧諸師懦怯抵沙河日十輩往議撫縱還所獲賊陳
文才於是賊盡得我虛實益以撫愚我而潛兵繞其後
盡焚我輜重宇烈懼遂走青州撤三將兵就食玘等夜
半拔營散賊乘之大敗洪國柱走青維玘走昌邑澤清
接戰於萊城傷二指亦敗走平度惟作楫能軍三將旣
敗舉朝譁然而明遇見官軍不可用撫議益堅先是登
州總兵可大死以副將但大安邦代之安邦尤怯鈍奉令
屯寧海規取登州仲明坦勿言以城降安邦信之離城二
十五里而軍中軍徐樹錚薄城被禽安邦走還寧海登
旣不能下而賊困萊久從治御蕃日堅守待救至四
月十六日從治中礮死萊人太臨守陴者皆哭山東士
官南京者合疏攻宇烈請益兵於是調昌平兵三千以
總兵陳洪範統之洪範亦遼人明遇日跂望曰往哉其
可撫也天津舊將孫應龍者大言於衆曰仲明兄弟與
我善我能令其縛有德九成來巡撫鄭宗周予之兵二
千從海道往仲明聞之僞函他死人頭給曰此有德

也應龍率舟師抵木城延之入猝縛斬之無一人脫者
賊得巨艦勢益張島帥黃龍攻之不克而還遂破招遠
圍萊陽知縣梁衡固守賊敗去宇烈復至昌邑洪範文
綬等亦至萊州推官屈宜陽請入賊營講撫賊佯禮之
宜陽使言賊已受命宇烈奏得請乃手書諭賊令解圍
賊邀宇烈宇烈懼不往營將嚴正中昇龍亭及河賊擁
之去而令宜陽還萊文武官出城閱讀圍卽解御蕃不
可璉曰圍且六月旣已無可奈何宜且從之遂偕監視
中官徐得時翟昇知府朱萬年出有德寺叩頭扶伏涕
泣交頤璉慰諭久之而還明日復令宜陽入請璉御蕃
同出御蕃曰我將家子知殺賊何知撫事璉等遂出有
德執之猝攻城却合萬年呼降萬年呼曰吾死矣汝等
宜固守罵不絕口而死賊送璉及二中官至登囚之正
中宜陽皆死初撫議興獨從治持不可宇烈諸將信之
而尚書明遇主其議從治死璉遂被禽於是舉朝恚憤
逮宇烈下獄調關外勁卒勦之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
設專任代從治者朱大典以行明遇坐主撫誤國罷歸
遂絕撫議八月大典合兵救萊兵甫接賊輒大敗圍解
有德走登州九成殺璉及二中官大典圍登九成戰死
城破追勦有德仲明入海遁生禽承祿等斬應元賊盡

平事詳大典傳詔贈從治兵部尚書賜祭葬廕錦衣百戶建祠曰忠烈贈璉兵部右侍郎亦賜祭葬建祠廕子以御蕃功多加署都督同知總兵鎮登萊而宇烈以次年遣戍璉字君實監利人宇烈綿竹人大學士宇亮兄也其戍也人以為失刑大成逮下獄遣戍赦還卒於家元化字初陽嘉定人天啟間舉於鄉所善西洋礮法蓋得之徐光啟云廣寧覆沒條備京防邊二策孫承宗請於朝得贊畫經畧軍前主建礮臺教練法因請據寧遠前屯以策干王在晉在晉不能用承宗行邊還奏授兵部司務承宗代在晉遂破重關之非築臺製礮一如元

化言還授元化職方主事已元化贊畫袁崇煥寧遠還朝尋罷崇禎初起武選員外郎進職方郎中崇煥已為經畧乞元化自輔遂改元化山東右參議整飭寧前兵備三年皮島副將劉興治為亂廷議復設登萊巡撫遂擢元化右僉都御史任之駐登州明年島眾殺興治元化奏副將黃龍代汰其兵六千人及有德反朝野由是怨元化之不能討也賊縱元化還詔逮之首輔周延儒謀脫其死不得也則援其師光啟入閣圖之卒不得同張燾棄市光蘭徵充軍

贊曰疆圉多故則思任事之臣梅之煥諸人風采機畧

尚大異於異愼恇怯之徒而牽於文法或廢或死悲夫
叛將衡行縛而斬之一偏裨力耳中撓撫議委堅城界
之援師觀望不進徒擾擾焉設官命將何益之有撫議
之悞國也可勝言哉

明史卷二百四十九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管少保兼李太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朱燮元 徐如何 劉可訓 胡平表 盧安世

李 樾 史永安 劉錫元 王三善 岳具仰等

蔡復一 沈傲灼 袁 善 周鴻圖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大理
評事遷蘇州知府四川副使改廣東提督學校以右參
政謝病歸起陝西按察使移四川右布政使天啟元年
就遷左將入覲會永寧奢崇明反蜀王要燮元治軍永

寧古蘭州地奢氏猓種也洪武時歸附世爲宣撫使
傳至崇周無子崇明以疏屬襲外恭內陰鷲子寅尤驍
桀好亂時詔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徵川兵援遼崇
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樊虎以兵詣重慶巡撫徐
可求汰其老弱餉復不繼龍等遂反殺可求及參政孫
好古總兵官黃守魁等時舉達負傷遁時九月十有七
日也賊遂據重慶播州遣孽及諸亡命奸人蠶起應之
賊黨符國禎襲陷遵義列城多不守崇明僭偽號設丞
相五府等官統所部及徼外雜蠻數萬分道趨成都陷
新都內江盡據木牌龍泉諸隘口指揮周邦太降冉世

洪雷安世瞿英戰死成都兵止二千餉又絀燮元檄徵
石砭羅綱龍安松茂諸道兵入援歛二百里內粟入城
借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
陴守賊障革裹竹牌鈎梯附城壘土山上架蓬華伏弩
射城中燮元用火器擊却之又遣人決都江堰水注濠
賊治橋得少息因斬城中通賊者二百人賊失內應賊
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燮元命死士突出擊斬三賊帥
燔其樓旣而援兵漸集登萊副使楊述程以募兵至湖
廣遂合安綿副使劉芬謙石砭女土官秦良玉軍敗賊
牛頭鎮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然賊亦愈增日發

塚擲枯骸忽自林中大譟數千人擁物如舟高丈許長
五十丈樓數重牛革蔽左右置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
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
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乃用巨
木爲機關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
返走敗去有諸生陷賊中遣人言賊將羅象乾欲反正
燮元令與象乾俱至呼飲成樓中不脫其佩刀與同卧
酣寢象乾誓死報復縋而出自是賊中舉動無不知乃
遣部將詐降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會諸道援
軍至燮元策賊且走投木牌數百錦江流而下令有司

沉舟斷橋嚴兵待象乾因自內縱火崇明父子遁走瀘
州象乾遂以衆來歸城圍百二日而解初朝廷聞重慶
變卽擢燮元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楊愈懋爲總兵官
而擢河南巡撫張我續總督四川貴州雲南湖廣軍未
至而成都圍解官軍乘勢復州縣衛所凡四十餘惟重
慶爲樊龍等所據其地三面阻江一面通陸副使徐如
珂率兵繞出佛圖關後與良玉攻拔之崇明發卒數萬
來援如珂迎戰檄同知越其杰躡賊後殺萬餘人監軍
僉事戴君恩令守備金富廉攻斬賊將張彤樊龍亦戰
死帝告廟受賀進君恩三官燮元所遣他將復建武長

寧獲僞丞相何若海瀘州亦旋復先是國禎陷遵義貴州巡撫李燧已遣兵復之永寧人李忠臣嘗爲松潘副使家居陷賊以書約愈懋爲內應事覺合門遇害賊卽用其家僮給愈懋襲殺之并殺順慶推官郭象儀等再陷遵義殺推官馮鳳雛當是時崇明未平而貴州安邦彥又起安氏世有水西宣慰使安位方幼邦彥以故得倡亂朝議錄燮元守城功加兵部侍郎總督四川及湖廣荆岳鄖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撫四川而以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兼制雲南及湖廣辰常衡永十一府代我續共辦奢安二賊然兩督府分闡治軍川貴不

相應賊益得自恣三年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得志於賊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掣諸軍會長寧連破麻塘坎觀音庵青山崖天蓬洞諸砦與良玉兵會進攻永寧擊敗奢寅於土地坎追至老軍營涼傘鋪盡焚其營寅被二鎗遁樊虎亦中鎗死復追敗之楞山入青崗坪抵城下拔之禽叛將周邦太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紅崖大圍官軍蹙而拔之連拔天台白崖楠木諸圍撫定紅潦四十八砦賊奔入舊蘭州城五月爲參將羅象乾所攻克崇明父子率餘衆走水西龍場客仲壩倚其女弟奢社輝以

守初賊失永寧卽求救於安邦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永寧燮元敗走之總兵官李維新等遂攻破客仲巢崇明父子竄深箐維新偕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參將林兆鼎等搗龍場生禽崇明妻安氏弟崇輝寅國禎皆被創走錄功進燮元右都御史時蜀中兵十六萬土漢各半漢兵不任戰而土兵驕淫不肯盡力成都圍解不卽取重慶重慶復不卽搗永寧及永寧蘭州並下賊失巢穴又縱使遠竄大抵士官利養寇官軍效之賊得展轉爲計崇明父子方窘甚燮元以蜀已無賊遂不窮追永寧旣拔拓地千里燮元割膏腴地歸永寧衛以其餘

地爲四十八屯給諸降賊有功者令歲輸賦於官曰屯將隸於敘州府增設同知一人領之且移敘州兵備道於衛城與貴州參將同駐蜀中遂靖而邦彥張甚四年春陷貴州巡撫王三善軍沒明年總理魯欽敗於織金貴州總督蔡復一軍又敗廷臣以三善等失事由川師不協助議合兩督府乃命燮元以兵部尚書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移鎮遵義而以尹同臯代撫四川燮元赴重慶邦彥偵知之六年二月謀乘官軍未發分犯雲南遵義而令寅專犯永寧未行寅被殺乃已寅凶淫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錢乘寅醉殺之寅旣死崇明年老

無能爲邦彥亦乞撫燮元聞於朝許之乃遣參將楊明輝往撫燮元旋以父喪歸偏沅巡撫閔夢得來代先是貴州巡撫王城謂督臣移鎮貴陽有十便朝議從之夢得乃陳用兵機宜請自永寧始次普市摩泥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可屯兵進白巖層臺畢節大方僅二百餘里我旣宿重兵諸番交通之路絕然後貴陽遵義軍尅期進賊必不能支疏未報夢得召還代以尚書張鶴鳴議遂寢鶴鳴未至撫輝奉制書僅招撫安位不云赦邦彥邦彥怒殺明輝撫議由此絕鶴鳴視師年餘未嘗一戰賊得養其銳崇禎元年六月復召燮元代

之兼巡撫貴州仍賜尚方劍錄前功進少保世蔭錦衣指揮使時寇亂久里井蕭條貴陽民不及五百家山谷悉苗仲而將士多殺降報功苗不附燮元招流移廣開墾募勇敢用夢得前議檄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總兵官許成名參政鄭朝棟由永寧復赤水邦彥聞之分守陸廣鴨池三岔諸要害別以一軍趨遵義自稱四裔大長老號崇明大梁王合兵十餘萬先犯赤水燮元授計成名誘賊至永寧乃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入副將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合傾其巢邦彥恃勇擬先破

永寧軍還拒諸將急索戰四川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遇賊十萬於五峰山桃紅壩大破之賊奔據山巔諸將乘霧力攻賊復大敗又追敗之紅土川邦彥崇明皆授首時二年八月十有七日也捷聞帝大喜以成名與良柱爭功賞久不行烏撒安效良死其妻安氏招故霑益土酋安遠弟邊爲夫負固不服變元乘兵威脅走邊遂復烏撒變元以境內賊畧盡不欲窮兵乃檄招安位位不決變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深險多箐篁蠻烟棘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今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賊乏食將自斃於是攻之百餘日斬級萬餘養鯤復遣人

入大方燒其室廬位大三年春遣使乞降變元等四事一貶秩二削水外六日地歸之朝廷三獻殺王巡撫者首四開畢節等九驛位請如約率四十八日出降變元受之貴州亦靖遂上善後疏曰水西自河以外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三十六所近控蠻苗遠聯滇蜀皆立邸舍繕郵亭建倉廩賊必不敢猝入爲寇鴨池安莊傍河可屯之士不下二千頃人賦土使自贍鹽酪芻芟出其中諸將士身經數百戰咸願得尺寸地長子孫請割新疆以授之使知所激勸帝報可初崇明邦彥之死實川中諸將功而黔將爭之變元頗右黔將屢奏

於朝爲四川巡按御史馬如蛟所劾燮元力求罷帝慰留之其冬討平定番鎮寧叛苗乃通威清等上六衛及平越清平偏橋鎮遠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繕亭障置游徼貴陽東北有洪邊十二馬頭故宣慰宋嗣殷地也嗣殷以助邦彥被勦滅乃卽其地置開州又奏復故施秉縣招流民實之四年阿迷州土官普名聲作亂陷彌勒州曲江所又攻臨安及寧州遠近震動巡撫王伉總兵官沐天波不能禦伉請燮元遣兵臨之遂就撫龍場壩者隣大方邦彥以徭賦明崇明旣滅總兵侯良柱欲設官屯守以自廣而安在謂已故地數舉兵爭

燮元不之禁會燮元劾良柱不職良柱亦訐燮元曲庇安氏納其重賄章下四川巡按御史劉宗祥宗祥亦劾燮元受賄且以龍場永寧不置邑衛爲欺罔帝以責燮元燮元乃上言禦夷之法來則安之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已納款惟明定疆界俾自耕牧以輸國賦若設官屯兵此地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且內激蘭州必死之鬪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猝止非國家久遠計帝猶未許後勘其地果如所議論桃紅壩功進少師世廕錦衣指揮使一品六年滿加左柱國再議平賊功世廕錦衣指揮僉事十

年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又欲郡縣其地變元力
爭遂傳檄土目布上威德諸蠻爭納土獻重器變元乃
裂疆域衆建諸蠻復上疏曰水西有宣慰之士有各目
之士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
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嚮等之編氓大方西溪谷里北那
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
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小州耳爲
長官司者十有七數百年來未有反者非他苗好叛逆
而定番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
今臣請水西地授之長官力漢人咸俾世守

苛斂一切蠲除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因言其便有九
不設郡縣置軍衛因其故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
聚落日繁經界旣正土酋不得侵軼民地便二黔地荒
确仰給外邦今自食其地省轉輸勞便三有功將士酬
以金則國幣方匱酬以爵則名器將輕錫以土田於國
無損便四旣世其土各圖久遠爲子孫計反側不生便
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制便六
訓農治兵耀武河上俾賊遺孽不敢窺伺便七軍民願
耕者給田且耕且守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
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均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

伍便九帝咸報可無何所撫土目有叛者諸將方國安等軍敗燮元坐貶一秩已竟破滅之十一年春卒官年七十三燮元長八尺腹大十圍飲啖兼二十人鎮西南久軍貲贖緩歲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決軍書絡繹不假手幕佐行軍務持重謀定後戰尤善用間使人各當其材犯法即親愛必誅有功廝養不遺賞也馭蠻以忠信不妄殺苗民懷之初官陝西時遇一老叟載與歸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術將別語燮元曰幸自愛他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內江牟康民者奇士也兵未起時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乎已而果然

徐如珂字季鳴吳縣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郎中主事謝廷讚疏請建儲帝怒盡貶刑曹官如珂降雲南布政司照磨累遷南京禮部郎中廣東嶺南道右參議暹羅貢使餽犀角象牙如珂不受天啟元年遷川東兵備副使擊殺奢崇明黨樊龍復重慶奉檄搗蘭州土城賊借水西兵十萬來援前軍少却捍子軍覃懋勳挽白竹弩連中之賊大潰轉戰數十里斬首萬餘級遂拔蘭州崇明父子竄水西去乃召如珂爲太僕少卿轉左通政魏忠賢逐楊漣如珂郊餞之忠賢銜甚遷光祿卿修公解竣疏詞無所稱頌六年九月廷推南京

工部右侍郎遂削籍歸里三月治具飲客頃之卒崇禎初以原推起用死歲餘矣尋錄破賊功賜祭葬進秩一等官一子劉可訓澧州人萬曆中舉鄉試歷官刑部員外郎天啟元年恤刑四川會奢崇明反圍成都可訓佐城守有功擢僉事監軍討賊崇明走龍場壩可訓督諸將進勦功最多總督朱燮元彙奏文武將吏功盛推可訓乃遷威茂兵備參議崇禎元年改敘瀘副使仍監諸將軍二年與總兵侯良柱破賊十萬衆於五峰山斬崇明及安邦彥御史毛羽健言可訓將孤軍出入蠻烟瘴雨者多年初無守土責因奉命錄囚而乃見危授命解

圍成都奏捷永寧掃除蘭穴逆寅授首五路大戰十道並攻皆抱病督軍誓死殉國畀以節鉞誰曰不宜帝頗納其言未幾畿輔被兵可訓率師入衛三年五月恢復遵化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督薊鎮邊務兵部尚書梁廷棟囑私人沈敏於可訓敏遂交關爲奸利御史水佳允劾可訓落職歸後敘四川平寇功復官世廕錦衣千戶未及起用卒於家胡平表雲南臨安人萬曆中舉於鄉歷忠州判官天啟元年秋樊龍陷重慶平表縋城下詣石砭士官秦良玉乞師號泣不食飲者五晝夜良玉爲發兵巡撫朱燮元檄平表監良玉軍會擢新

鄭知縣燮元奏留之改重慶推官監軍兼副總兵盡護諸軍將戰數有功擢四川監軍僉事兼理屯田遷貴州右參議崇禎元年總督張鶴鳴言平表偏州小吏慷慨赴義復新都解成都圍連戰白市驛馬廟進據兩嶺俘斬無算奪二郎關禽賊帥黑蓬頭追降樊龍遂克重慶用六千人敗奢安二酋十萬兵請以本官加督師御史銜賜之專敕必能梟逆賊首獻闕下部議格不行乃進秩右參政分守貴寧道廩子錦衣世千戶久之擢貴州布政使四年大計坐不謹落職十二年督師楊嗣昌薦之詔以武昌通判監標下軍事嗣昌卒乃罷歸盧安世

貴州赤水衛人萬曆四十年舉於鄉為富順教諭天啟初奢崇明反遣賊逼取縣印署令棄城遂安世收印率壯士擊斬賊無何賊數萬猝至安世單騎鬪手馘數人詣上官請兵復其城帝用大學士孫承宗言超擢僉事監軍討賊屢戰有功五年四月總督朱燮元上言自遵義五路進兵永寧破巢之後大小數百戰禽獲幾四萬人降賊將百三十四人招撫羣賊及土漢苗仲二十九萬三千二百餘人皆監司李仙品劉可訓鄭朝棟及安世等功武將則林兆鼎秦翼明羅象乾土官則陳治安冉紹文悅先民等帝納之安世進貴州右參議遷四川

副使遵義監軍功復多崇禎初予世廕武職進右參政久之解官歸卒林兆鼎福建人天啟中爲四川參將積功至總兵官都督同知崇禎三年遣將討定番州苗連破十餘寨禽其魁四年遣將討湖廣苗黑酋攻拔二百餘寨加左都督召僉南京右府卒贈太子少保李樛字長孺鄞人曾祖循義衡州知府祖生成鳳陽推官樛登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例轉廣東鹽法僉事歷山東參議陝西提學副使山東參政按察使四十七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貴州宣慰同知安邦彥者宣慰使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幼其母奢

社輝代領其事社輝永寧宣撫奢崇明女弟也邦彥遂專兵柄會朝議徵西南兵援遼邦彥素桀黠欲乘以起事詣樛請行樛諭止之邦彥歸益爲反謀樛累疏請增兵益餉中朝方急遼事置不問會樛被劾乃六疏乞休天啟元年始得請以王三善代而奢崇明已反重慶陷遵義貴陽大震樛遂留視事時城中兵不及三千倉庫空虛樛與巡按御史史永安貸雲南湖廣銀四萬有奇募兵四千儲米二萬石治戰守具而急遣總兵官張彥方都司許成名黃運清監軍副使朱芹提學僉事劉錫元等援四川屢捷遂復遵義綏陽湄潭真安桐梓二年

二月或傳崇明陷成都邦彥遂挾安位反自稱羅甸王
四十八支及他部頭目安邦俊陳其愚等蠡起相應烏
撒土目安效良亦與通邦彥首襲畢節都司楊明廷固
守擊斬數百人效良助邦彥陷其城明廷敗歿賊遂分
兵陷安順平壩效良亦西陷霑益而邦彥自統水西軍
及羅鬼苗仲敷萬東渡陸廣河直趨貴陽別遣王倫等
下甕安襲偏橋以斷援兵洪邊土司宋萬化糾苗仲九
股陷龍里標永安聞變亟議城守會藩臬守令咸入覲
而彥方鎮銅仁運清駐遵義城中文武無幾人乃分兵
爲五令錫元及參議邵應禎都司劉嘉言故副總兵劉

岳分禦四門標自當北門之衝永安居譙樓圍街市兵
防內變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賊至盡銳攻北
城樓迎戰敗之轉攻東門爲錫元所却乃日夕分番馳
突以疲官兵爲三丈樓臨城用婦人雞犬厭勝術標永
安烹彘雜斗米飯投飼雞犬而張虎豹皮於城樓以破
之乃得施礮石夜縋死士燒其樓賊又作竹籠萬餘土
壘之高踰睥睨永安急撤大寺鐘樓建城上賊棄籠去
官軍出燒之數出城邀賊糧賊怒盡發城外塚徧燒村
砦又先後攻陷廣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諸衛貴陽西
數千里盡爲賊據初被圍彥方運清來救賊於新添

賊誘入龍里二將皆敗乃縱之入城曰使耗汝糧城中
果大困川貴總督張我續巡撫王三善擁兵不進檄永
安連疏告急詔旨督責之會彥方等出戰頻得利賊退
保澤溪乃遣裨將商士傑等率九千人分控威清新漆
二衛且乞援兵賊謂城必拔沿山列營柵隔內外間旬
日一來攻輒敗去副總兵徐時逢參將范仲仁赴援遇
賊甕城河仲仁戰不利時逢擁兵不救遂大敗諸將馬
一龍白自強等殲焉援遂絕賊聞三善將進兵益日夜
攻擊長梯蟻附城幾陷者數矣檄奮臂一呼士卒雖委
頓皆強起斫賊賊皆顛踣死城下王三善屢被嚴旨乃

率師破重圍而進十二月七日抵貴陽城下圍始解檄
乃辭兵事解官去三善旣破賊我續無寸功乾沒軍資
六十萬言官交劾解職候勘我續邯鄲人刑部尚書國
彥子其後彘緣魏忠賢起戶部侍郎進尚書名麗逆案
云方官廩之告竭也米升直二十金食糠覈草木敗革
皆盡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噉彥方運清部
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銀一兩檮盡焚書籍冠服預戒家
人急則自盡皆授以刀纆城中戶十萬圍困三百日僅
存者千餘人孤城卒定皆檄及永安錫元功熹宗用都
御史鄒元標言進檄兵部右侍郎永安太僕少卿錫元

右參政及圍解當再敘功御史蔣允儀言安位襲職時
檣索其金盆致啟釁章下貴州巡按侯恂覈未報御史
張應辰力頌檣功恂覈上亦白其誣帝責允儀初永安
遣運清往新添平越趣援兵懼其不濟欲出城督之錫
元疑永安有去志以容檣檣止永安及錫元當絕食時
議發兵護檣永安出城身留死守永安亦疑錫元而運
清因交搆其間三人遂相失永安詆錫元議留身守城
欲輸城於賊檣亦與謀兩人上章辨吏部尚書趙南星
左都御史孫瑋等力爲三人解而言永安功第一當不
次大用檣已進官當召還錫元已進參政當更優敘詔

可之然檣竟不召錫元亦無他擢二人並還里獨永安
在朝連擢太常卿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再以兵部右
侍郎總督三邊檣及諸將吏功迄不敘六年秋御史出
景新頌檣功不納崇禎元年給事中許譽卿再以金盆
事劾檣帝召谷廷臣獨御史毛羽健爲檣解吏部尚書
王永光等議如羽健言給事中余昌祚詆羽健曲庇帝
下川貴總督朱燮元等再覈羽健乃上疏曰安奢世爲
婚姻同謀已久奢寅寇蜀邦彥卽寇黔何用激變當貴
陽告急正廣寧新破之日舉朝皇皇已置不問後知檣
不死孤城尙存始命王三善往救至則圍已十月安會

初發難崇明欲取成都作家邦彥欲圖貴陽爲窟西取雲南東擾偏沅荆襄非標扼其衝東南盡塗炭乃按臣永安不二三載躋卿貳督師三邊標則投閒林壑又以永安謗書爲標罪案金盆之說發自允儀當年已自承風聞何至今猶執爲實事貴州人亦爭爲標頌寃燮元乃偕巡按御史趙洪範交章雪其枉標事始白九年冬敘守城功進一秩資銀幣久之卒於家錫元長洲人崇禎中任寧夏參政永安武定人其標城守功多以在邊時建魏忠賢祠後爲御史甯光先論罷不爲人所重云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荊州推

官入爲吏部主事齊楚浙三黨抨擊李三才三善自請單騎行勘遂爲其黨所推歷考功文選郎中進太常少卿天啟元年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標巡撫貴州時奢崇明已陷重慶明年二月安邦彥亦反圍貴陽標及巡按御史史永安連章告急趣三善馳援三善始駐沅州調集兵食已次鎮遠再次平越去貴陽百八十里方遣知府朱家民乞兵四川兵未至不敢進疏請便宜從事給空名部牒得隨才委任帝悉報可至十二月朔知貴陽圍益困集衆計曰失城死法進援死敵等死耳盍死敵乎乃分兵爲三副使何天麟等從清水江進爲右

部僉事楊世賞等從都勻進爲左部自將二萬人與參議向日升副總兵劉超參將楊明楷劉志敏孫元謨王建中等由中路當賊鋒舟次新安抵龍頭營超前鋒遇賊衆欲退斬二人乃定賊酋阿成驍勇超率步卒張良俊直前斬其頭賊衆披靡三善等大軍亦至遂奪龍里城諸將議駐師觀變三善不可策馬先邦彥疑三善有衆數十萬乃潛遁餘賊退屯龍洞官軍遂奪七里冲進兵畢節舖元模明楷連敗賊其渠安邦俊中礮死生獲邦彥弟阿倫遂抵貴陽城下賊解圍去檣永安請三善入城三善曰賊不遠我不可卽安營於南門外明日

破賊澤溪賊走渡陸廣河居數日左右二部兵及湖廣廣西四川援兵先後至三善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有輕敵心欲因糧於嶺舉超爲總兵官令渡陸廣趨大方搗安位巢以世賞監之總兵官張彥方渡鴨池搗邦彥巢以天麟監之漢土兵各三萬別將都司線補袞出黃沙渡尅期並進超等至陸廣連戰皆捷彥方部將秦民屏亦破賊五大寨諸將益輕敵邦彥先合崇明效良兵誘官軍深入三年正月超渡陸廣賊薄之獨山土官蒙詔先遁官軍大敗爭渡河超走免明楷被執諸將姚旺等二十六人殲焉賊遂攻破鴨池軍部將覃弘化先逃諸

營盡潰彥方退保威清惟補袞軍獨全諸苗見王師失利復蠶起土酋何中尉進據龍里而邦彥使李阿二圍青巖斷定番餉道令宋萬化吳楚漢爲左右翼自將趨貴陽遠近大震三善急遣遊擊祁繼祖等取龍里王建中劉志敏救青巖繼祖燔上中下三牌及賊百五十砦建中亦燔賊四十八莊龍里定番路皆通三善又夜遣建中繼祖搗楚漢八姑蕩燔莊砦二百餘薄而攻之賊溺死無算萬化不知楚漢敗詐降三善佯許而令諸將捲甲趨之萬化倉皇出戰被禽邦彥爲奪氣羣苗復效順三善給黃幟令樹營中邦彥望見不敢出增兵守鴨

池陸廣諸要害時崇明父子屢敗邦彥救之爲川師敗走總理魯欽等勦禽中尉彥方亦追賊鴨池而賊復乘間陷普安總督楊述中駐沅州畏賊朝命屢趨始移鎮遠議與三善左三善屢求退不許會崇明爲川師所窘逃入貴州龍場依邦彥三善議會師進討述中暨諸將多持不可三善排羣議以閏十月自將六萬人渡烏江次黑石連敗賊斬前逃將覃弘化以徇賊乃柵漆山日遣遊騎掠樵採者軍中乏食諸將請退師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詣賊降諸將乃不敢言三善募壯士逼漆山緋衣綬冠肩輿張蓋自督陣語將士曰戰不

捷此卽吾致身處也旁一山頗峻磨左軍據其顛賊倉皇拔柵爭山將士殊死戰賊大敗邦彥狼狽走三善渡渭河降者相繼師抵大方入居安位第位偕母奢社輝走火灼堡邦彥竄織金先所陷將楊明楷乃得還位窘遣使詣述中請降述中令縛崇明父子自贖三善責并獻邦彥往返之間賊得用計爲備三善以賊方平議邵縣其地諸苗及土司咸懍恐益合於邦彥三善先約四川總兵官李維新滅賊以餉乏辭三善屯大方久食盡述中弗爲援不得已議退師四年正月盡焚大方廬舍而東賊躡之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兵秦民屏戰歿官

軍行且戰至內莊後軍爲賊所斷三善還救士卒多奔陳其愚者賊心腹先詐降三善信之與籌兵事故軍中虛實賊無不知至是遇賊其愚故縱轡衝三善墜馬三善知有變急解印綬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羣賊擁之去罵不屈遂遇害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人皆死賊拘監軍副使岳具仰以要撫具仰遣人馳蠟書於外被殺三善僮負氣多權畧家中州好交四方奇士俠客後輒得其用救貴陽時得邸報不視曰吾方辦賊奚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紛闕之徒亂人意其堅決如此然性卞急不能持重竟敗先以解圍功加兵部

右侍郎既歿巡按御史陸獻明請優卹所司格不行崇禎改元贈兵部尚書世廕錦衣僉事立祠祭祀九年冬再敘解圍功贈太子少保大方之役御史貴陽徐卿伯上言邦彥招四方奸宄多狡計撫臣得勝驟進視蠶苗不足平不知澤溪以西渡陸廣河皆鳥道深林叢箐彼誘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斷其郵書阻餉道遮援師則彼不勞一卒不費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後悉如其言岳具仰延安人舉於鄉歷瀘州知州戶部郎中貴州亂朝議具仰知兵用爲監軍副使內莊之敗監軍四人其三得脫還惟具仰竟死田景猷貴州思南人天啟二年甫

釋褐憤邦彥反疏請賈赦宣兩廷議壯之卽擢職方主事賊方圍貴陽景猷單騎往曉以禍福令釋兵歸朝邦彥不聽欲屈景猷日陳寶玩以誘之不爲動賊乃留景猷遣其徒恐以危禍景猷怒拔刀擊之其人走免羈賊中二年至是遇害具仰贈光祿卿景猷太常少卿並錄其一子揚明楷者銅仁烏羅司人內莊之敗明楷爲中軍免死後從魯欽討長田賊功最終副總兵朱家民字同人曲靖人萬曆三十四年舉於鄉爲涪州知州天啟二年官貴陽知府奉三善命乞援兵於四川又借河南兵共解其圍乃撫傷殘招流移寬徭賦遠邇悅服丁父

憂奪情擢安普監軍副使加右參政崇禎時就遷按察使左布政以平寇功加俸一級久之致仕歸卒自邦彥始亂雲貴諸土酋盡反攻陷安南等上六衛雲南路斷其後路雖通羣苗猶出沒爲患家民率參將許成名等討平盤江外阿野魯頗諸砦於是相度盤江西坡板橋海子馬場諸要害築石城五宿兵衛民又於其間築六城廨舍廬井畢備羣苗惕息行旅晏然盤江居雲貴交兩山夾峙一水中絕湍激迅悍舟濟者多陷溺家民做瀾滄橋制冶鐵爲紐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之覆以板類於蜀之棧而道始通

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萬曆二十二年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兵部郎中居郎署十七年始遷湖廣參政分守湖北進按察使右布政使以疾歸光宗立起故官遷山西左布政使天啟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歲大旱布衣素冠自繫於獄遂大雨奢崇明安邦彥反貴州巡撫王三善敗歿進復一兵部右侍郎代之兵燹之餘斗米值一金復一勞徠拊循人心始定尋代楊述中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賜尙方劍便宜從事復一乃召集將吏申嚴紀律遣總理魯欽等救凱里斬賊衆五百餘賊圍普定遣參將尹伸副使楊世賞救却

之搗其巢斬首千二百級發兵通盤江路斬逆酋沙國
珍及從賊五百欽與總兵黃鉞等復破賊於汪家沖蔣
義寨斬首二千二百長驅織金織金者邦彥巢也緣道
皆重關疊隘木石塞山徑將士用巨斧開之或攀藤穿
竇而入賊戰敗遁深箐斬首復千級窮搜不得邦彥乃
班師是役也焚賊巢數十里獲牛馬甲仗無算復一以
隣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遵義抵水西雲
南出兵霑益抵烏撒犄角牽賊帝悉可之因命廣西雲
南四川諸郡隣貴州者聽復一節制五年正月欽等旋
師渡河賊從後襲擊諸營盡沒死者數千人時復一爲

總督而朱燮元亦以尙書督四川湖廣陝西諸軍以故
復一節制不行於境外欽等深入四川雲南兵皆不至
復一自劾因論事權不一故敗巡按御史傅宗龍亦以
爲言廷議移燮元督河道令復一專督五路師御史楊
維垣獨言燮元不可易帝從之解復一任聽勘而以王
璠爲右僉都御史代撫貴州復一候代仍拮据兵事與
宗龍計勦破烏粟螺蝦長田及兩江十五砦叛苗斬七
百餘級賊黨安效良首助邦彥陷霑益雲南巡撫沈儆
烝遣兵討之未定遷侍郎去代者閔洪學招撫之亦未
定及是見雲南出師懼約邦彥犯曲靖尋甸復一遣許

成名往援賊望風遁又遣劉超等討平越苗阿秩等
百七十砦斬級二千三百有奇至十月復一卒於平越
軍中訃聞帝嘉其忠勤贈兵部尚書諡清憲任一子官
復一好古博學善屬文耿介負大節既歿橐無遺貲城
既至見邦彥不易平欲解去黃緣魏黨李魯生遷南京
戶部右侍郎崇禎初被劾歸流賊陷應城遇害沈儆炳
字叔永歸安人父子木官南京右都御史儆炳卒萬曆
十七年進士歷河南左布政使入爲光祿卿四十七年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神宗末詔增歲貢黃金二千
儆炳疏爭會光宗立如其請雲龍州土舍段進志掠永

昌大理儆炳討禽之安邦彥反諸工目並起安效良陷
霑益李賢陷平夷祿千鍾犯尋甸嵩明張世臣攻武定
邦彥女弟設科掠曲靖轉寇陸涼儆炳起故參將雲南
人袁善令率守備金爲貴土官沙源等馳救嵩明太破
之賊轉寇尋甸復大敗去乃請復善故官與諸將分討
賊數有功會儆炳遷南京兵部右侍郎而代者閔洪學
至乃以兵事委之去後拜南京工部尚書爲魏忠賢黨
石三畏所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卒於家子允培禮
科都給事中洪學既至亦任用袁善賊陷普安圍安南
善攻破之通上六衛道王三善之歿六衛復梗善護御

史傳宗龍赴黔道復通已而敗安效良於霑益又敗賊於炎方馬龍七年御史朱泰禎核上武定嵩明尋甸破賊功大小百三十三戰斬四千六百餘級請宣捷告廟從之魏忠賢等並進秩廕子善加都督同知世廕錦衣指揮僉事崇禎初卒官周鴻圖字子固卽墨人起家歲貢生知宿遷縣以侯恂薦遷貴陽同知監紀軍事積軍功至知府會勻哈叛苗與邦彥相倚爲亂天啟六年春巡撫王城及御史傅宗龍使監胡從儀及都司張雲鵬軍分道搜山所向摧破會同魯欽敗賊復趨龍場劫邦彥已而邦彥屢敗賊返故寨鴻圖從儀等攻之獲一

百餘寨斬首千二百餘級鴻圖擢副使分巡新鎮道從儀進副總兵當是時鴻圖駐平越轄下六衛參議段伯炆駐安莊轄上六衛千餘里間奸宄屏息兩人力也鴻圖終陝西參政伯炆雲南尋寧人由鄉舉爲鎮寧知州力拒安邦彥超擢僉事分巡鎮寧邦彥寇普定偕從儀擊破之由此擢參議胡從儀山西人天啟四年以遊擊援普定功多旣而破賊長用以參將討平勻哈後又與諸將平老蟲添崇禎三年討平苗賊汪狂抱角召爲保定總兵官卒於京邸贈都督僉事黔人愛之爲立真將軍碑

贊曰奢安之亂竊發於蜀蔓延於黔勞師者幾十載燮
元戡之以兵威因俗制宜開屯設衛不亟亟焉郡縣其
地以蹈三善之覆轍而西南山茲永寧庶幾可方趙營
平之制羌韋南康之鎮蜀者歟

明史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貌奇偉鬚髯戟張與人言聲殷
登又從紇干清波故道南下喜從材官老兵究問險要
阨塞用是曉暢邊事萬曆三十二年登進士第二人授
編修進中允挺擊變起大學士吳道南以諮承宗對曰
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

明史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總裁官總纂務 經筵講官 保聚李 秦保和 殿大學士 兼管戶部尚書事 加級 張 壘 奉

敕修

孫承宗 子鈐等

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貌奇偉鬚髯戟張與人言聲殷
牆壁始為縣學生授經邊郡往來飛狐拒馬間直走白
登又從紇干清波故道南下喜從材官老兵究問險要
阨塞用是曉暢邊事萬曆三十二年登進士第二人授
編修進中允挺擊變起大學士吳道南以諮承宗對曰
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龐保劉成而

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道南如其
言具揭上之事遂定出典應天鄉試發策著其語櫻黨
人忌將以大計出諸外學士劉一燝保持乃得免歷諭
德洗馬熹宗卽位以左庶子充日講官帝每聽承宗講
輒曰心開故眷注特殿天啟元年進少詹事時潘遼相
繼失舉朝洶洶御史方震孺請罷兵部尙書崔景榮以
承宗代廷臣亦皆以承宗知兵遂推爲兵部添設侍郎
主東事帝不欲承宗離講筵疏再上不許二年擢禮部
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未幾

大清兵逼廣寧王化貞棄城走熊廷弼與俱入關兵部
尙書張鶴鳴懼罪出行邊帝亦急東事遂拜承宗兵部
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越數日命以閣臣掌部
務承宗上疏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
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畧備邊而
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
弊也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沈雄有氣畧者授之節鉞
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邊
疆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關無闕入而徐爲恢復
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簡京軍增永平大帥修薊鎮
亭障開京東屯田數策帝褒納焉時邊警屢告閣部大

臣幸旦暮無事而言路日益紛呶承宗乃請下廷弼於理與化貞並讞用正朝士黨護又請逮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以懲四川之招兵致寇者又請詰責遼東巡按方震孺登萊監軍梁之垣薊州兵備邵可立以警在位之骹骸者諸人以次獲譴朝右聳然而側目怨咨者亦衆矣兵部尚書王在晉曰代廷弼經畧遼東與總督王象乾深相倚結象乾在薊門久習知西部種類情性西部亦愛戴之然實無他才惟啖以財物相羈縻冀得以老解職而已在晉謀用西部襲廣寧象乾慕之曰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知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在晉乃請於山海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用四萬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煥沈榮孫元化等力爭不能得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請身往決之帝大喜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抵關詰在晉曰新城成卽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在晉曰否當更設兵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卽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爲敵人設卽爲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曰若此則敵至而兵逃

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爲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曰閔堂與畿東其有寧字乎在晉無以難承宗乃議守關外監軍閻鳴泰主覺華島袁崇煥主寧遠衛在晉持不可主守中前所舊監司邢慎言張應吾逃在關皆附和之初化貞等既逃自寧遠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爲哈喇慎諸部所據聲言助守邊前哨遊擊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舖承宗知諸部不足信而寧遠覺華之可守已決計將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終不應還朝言

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寧前此前日經撫罪也我棄寧前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關一步此今日將吏罪也將吏匿關內無能轉其畏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罪也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版築曷若築寧遠要害以守八里舖之四萬人當寧遠衝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卽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總之敵人之帳幕必不可近關門杏山之難民必不可置膜外不盡破庸人之論遼事不可爲也其他制置軍事又十餘疏帝嘉納無何御講筵承宗面奏在晉不足任

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并斥逃臣慎言等而八里築城之
議遂熄在晉旣去承宗自請督師詔給關防敕書以原
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行事不
從中制而以鳴泰爲遼東巡撫承宗乃辟職方主事鹿
善繼王則古爲贊畫請帑金八十萬以行帝特御門臨
遣賜尙方劍坐蟒閣臣送之崇文門外旣至關令總兵
江應詔定軍制僉事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
贊畫善繼則古治軍儲沈榮社應芳繕甲仗司務孫元
化築礮臺中營舍人宋猷羽林經歷程崑士市馬廣寧
軍中事萬有孚主採木而令遊擊祖大壽佐金冠於覺

華副將陳諫助趙率教於前屯遊擊魯之甲拯難民副
將李承先練騎卒參將楊應乾募遼人爲軍是時關上
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閱汰逃將數百人
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以之甲所救難民七千發前
屯爲兵應乾所募遼卒出戍寧遠咨朝鮮使助聲援犒
毛文龍於東江令復四衛檄登帥沈有容進據廣鹿島
欲以春防躬詣登萊商進取而中朝意方急遼弗許也
應詔被劾承宗請用馬世龍代之以尤世祿王世欽爲
南北帥聽世龍節制且爲世龍請尙方劍帝皆可之世
龍旣受事承宗爲築壇拜行授鉞禮率教已守前屯盡

驅哈喇慎諸部撫場猶在八里舖象乾議開水關撫之
關內承宗不可乃定於高臺堡時

大清兵委廣寧去遼遺民入居之插漢部以告有孚有
孚謀挾西部乘間殲之旨恢復功承宗下檄曰西部殺
我人者致罰如盟言是役也全活千餘人帝好察邊情
時令東廠遣人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
賢竊政遣其黨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四十五人齎內庫
神礮甲仗弓矢之屬數萬至關門爲軍中用又以白金
十萬蟒麒麟獅子虎豹諸幣頒賚將士而賜承宗蟒服
白金慰勞之實覘軍也承宗方出關巡寧遠中路聞之

立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溫旨報之使者至具杯
茗而已鳴泰之爲巡撫也承宗薦之後知其無實軍事
多不與議鳴泰怏怏求去承宗亦引疾言官共留承宗
詆鳴泰巡關御史潘雲翼復論劾之帝乃罷鳴泰而以
張鳳翼代鳳翼怯復主守關議承宗不悅乃復出關巡
視抵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世龍請守
中後所而崇煥善繼及副將茅元儀力請守寧遠承宗
然之議乃定令大壽興工崇煥滿桂守之先是虎部竊
出盜掠率教捕斬四人象乾欲斬率教謝虎部承宗不
可而承宗所遣王楹戍中右護其兵出採木爲西部朗

素所殺承宗怒遣世龍勦之象乾恐壞撫局令朗素
逃人爲殺楹者以獻而增市賞千金承宗方疏爭而象
乾以憂去承宗患主款者撓已權言督師總督可勿兼
設請罷已不可則弗推總督并請以遼撫移駐寧遠帝
命止總督推而鳳翼謂置已死地也因大恨與其鄉人
雲翼有孚等力毀世龍以撼承宗無何有孚爲薊撫岳
和聲所劾益疑世龍與崇煥構陷乃共爲浮言撓出關
計給事中解學龍遂極論世龍罪承宗憤抗疏陳守禦
策言拒敵門庭之中與拒諸門庭外勢旣辨我促敵二
百里外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辨蓋廣寧我遠而敵近

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日卽
不能恢遼左而寧遠覺華終不可棄請敕廷臣雜議主
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
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
坐待可以消滅臣不敢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間究
竟何如倘臣言不當立斥臣以定大計無紆迴不決使
全軀保妻子之臣附合衆喙以殺臣一身而悞天下也
復爲世龍辯而發有孚等交構狀有孚者故侍郎世德
子也爲廣寧理餉同知城陷逃歸象乾題爲廣寧道僉
事專撫插漢乾沒多至是以承宗言被斥鳳翼亦以憂

歸喻安性代而廷臣言總督不可裁命吳用先督薊遼
代象乾承宗惡本兵趙彥多中制稱疾求罷舉彥自代
以困之廷議不可而止時寧遠城工竣關外守具畢備
承宗圖大舉奏言前哨已置連山大凌河速昇臣餉二
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
日餉足渠卽妄爲不如許而不與交移往復稽緩之承
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爲飭諸曹而師竟不果出初方
震孺游士任李達明時舉之謹承宗實劾之後皆爲求
宥復稱楊鎬熊廷弼王化貞之勞請免死遣戍朝端謹
然給事中顧其仁許譽卿御史袁化中交章論駁帝皆

置弗省會承宗敘五防效勞諸臣且引疾乞罷乃遣中
官劉應坤等齎帑金十萬犒將士而賜承宗坐蟒膝襪
佐以金幣當是時忠賢益盜柄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
令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憾會忠
賢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昌念抗疏
帝未必親覽往在講筵每奏對輒有入乃請以賀聖壽
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
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主公
立齏粉矣忠賢悸甚繞御牀哭帝亦爲心動令內閣擬
旨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

宥夜啟禁門召兵部尙書入令三道飛騎止之又矯旨諭九門守關承宗若至齊化門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襍被置輿中後車鹿善繼而已意少解而其黨李蕃崔呈秀徐大化連疏詆之至比之王敦李懷光承宗乃杜門求罷五年四月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去留論旨餉者復踵至遂下廷臣雜議吏部尙書崔景榮持之乃下詔勉留而以簡將汰兵清餉三事責承宗奏報承宗方遣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拓地復二百里罷太將世欽世祿副將李秉誠孫諫大軍萬七千餘人省度支六十

八萬而言官論世龍不已至九月遂有柳河之敗死者四百餘人語詳世龍傳於是臺省劾世龍并及承宗章疏數十上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請先已屢加左柱國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遂加特進光祿大夫廕子中書舍人賜蟒服銀幣行人護歸而以兵部尙書高第代爲經畧無何安性亦罷遂廢巡撫不設初第力扼承宗請撤關外以守關內承宗駁之第深憾明年寧遠被圍乃疏言關門兵止存五萬言者益以爲承宗罪承宗告戶部曰第初莅關嘗給十一萬七千人餉今但給五萬人餉足矣第果以妄言引罪後忠賢遣其黨梁

夢環巡關欲傳致承宗罪無所得而止承宗在關四年
前後修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
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礮石
渠答鹵楯之具合數百萬拓地四百里開屯五千頃歲
入十五萬後敘寧遠功廕子錦衣世千戶莊烈帝卽位
在晉入爲兵部尙書恨承宗不置極論世龍及元儀熒
惑樞輔壞關事又喉臺省交口詆承宗以沮其出二年
十月

大清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廷臣爭請召承宗
詔以原官兼兵部尙書守通州仍入朝陛見承宗至召
對平臺帝慰勞畢問方畧承宗奏臣聞袁宗煥駐薊州
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爲得策又聞尤世威回
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帝問卿欲守三河何意對
曰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帝稱善曰若何爲朕保
護京師承宗言當緩急之際守陴人苦饑寒非萬全策
請整器械厚犒勞以固人心所條畫俱稱旨帝曰卿不
須往通其爲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趣
首輔韓爌草敕下所司鑄關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
卽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
守通州時烽火徧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

亡其三疾馳抵通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而

大清兵已薄都城乃急遣遊擊尤岱以騎卒三千赴援旋遣副將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而發密雲兵三千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寧門以其間遣將復馬蘭三屯二城至十二月四日而有祖大壽之變大壽遼東前鋒總兵官也偕崇煥入衛見崇煥下吏懼誅遂與副將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遠近大震承宗聞急遣都司賈登科齎手書慰諭大壽而令遊擊石柱國馳撫諸軍大壽見登科言麾下卒赴援連戰俱捷冀得

厚賞城上人羣詈爲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遣邏卒指爲間諜而殺之勞而見罪是以奔還當出搗朶顏然後束身歸命柱國追及諸軍其將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旣戮又將以大礮擊斃我軍故至此柱國復前追大壽去已遠乃返承宗奏言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因譌言激衆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圍收衆心遼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謹用便宜遣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帝喜從之承宗密札諭大壽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而已當代爲剖白大壽諾之具列東奔之故悉如將士言帝

復詔報之命承宗移鎮關門諸將聞承宗世龍至多自
拔來歸者大壽妻左氏亦以大義責其夫大壽斂兵待
命當潰兵出關關城被劫掠閉門罷市承宗至人心始
定關城故十六里衛城止二里今敵在內關城無可守
衛城連關可步屨而上也乃別築牆橫互於關城穴之
使礮可平出城中水不足一晝夜穿鑿百井舊汰牙門
將僑寓者千人窮而思亂皆廩之於官使巡行街衢守
臺護倉均有所事內問不得發外來者輒爲邏騎所得
由是關門守完乃遣世龍督步騎兵萬五千入援令遊
擊祖可法等率兵四營西戍撫寧三年正月大壽入

關謁承宗親軍五百人甲而候於門承宗開誠與語卽
日列其所統步騎二萬於教場行誓師禮羣疑頓釋時
我

大清已拔遵化而守之是月四日拔永平八日拔遷安
遂下灤州分兵攻撫寧可法等堅守不下
大清兵遂向山海關離三十里而營副將官惟賢等力
戰乃還攻撫寧及昌黎俱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承宗
大壽軍在東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
達京師始知關城尙無恙關西南三縣曰撫寧昌黎樂
亭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燕河六城東護關門西繞永

平皆近關要地承宗飭諸城嚴守而遣將戍開平復建
昌聲援始接方京師戒嚴天下勤王兵先後至者二十
萬皆壁於薊門及近畿莫利先進詔旨屢督趣諸將亦
時戰攻然莫能克復世龍請先復遵化承宗曰不然遵
在北易取而難守不如姑留之以分其勢而先圖灤今
當多爲聲勢示欲圖遵之狀以牽之諸鎮赴豐潤開平
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開平兵守之而騎兵決戰以
圖永得灤永則關永合而取遵易矣議既定乃令東
西諸營並進親詣撫寧以督之五月十日大壽及張春
鄧永嘉諸軍先抵灤城下世龍及元世祿吳自勉楊麒

王承恩繼至越二日克之而副將王維城等亦入遷安
我

大清兵守永平者盡撤而北還承宗遂入永平十六日
諸將謝尙政等亦入遵化四城俱復帝爲告謝郊廟大
行賞賚加承宗太傅賜蟒服白金世襲錦衣衛指揮僉
事力辭太傅不受而屢疏稱疾乞休優詔不允朶顏束
不的反覆承宗令大將王威擊敗之復賚銀幣先以冊
立東宮加太保及神宗實錄成加官亦如之並辭免而
乞休不已帝命閣臣議去留不能決特遣中書齋手詔
慰問乃起視事四年正月出關東巡抵松山錦州還入

關復西巡徧閱三協十二路而返條上東西邊政八事
帝咸採納五月以考滿詔加太傅兼食尙書俸廕尙寶
司丞賚蟒服銀幣羊酒復辭太傅不受初右屯大凌河
二城承宗已設兵戍守後高第來代盡撤之二城遂被
毀至是禾嘉巡撫遼東議復取廣寧義州右屯二城承
宗言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兵
部尚書梁廷棟主之遂以七月興工工甫竣我

大清兵大至圍數周承宗聞馳赴錦州遣吳襄宋偉往
救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於長山至
十月城中糧盡援絕守將祖大壽力屈出降城復被毀

廷臣追咎築城非策也交章論禾嘉及承宗承宗復連
疏引疾十一月得請賜銀幣乘傳歸言者追論其喪師
辱國奪官間任并奪寧遠世廕承宗復列上邊計十六
事而極言禾嘉軍謀牴牾之失帝報聞而已家居七年
中外屢請召用不報十一年我

大清兵深入內地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陽承宗率家人
拒守

大兵將引去繞城納喊者三守者亦應之三曰此城笑
也於法當破圍復合明日城陷被執望闕叩頭投繯而
死年七十有六子舉人鈐尙寶丞鑰官生鋪生員鈴鐃

從子鍊及孫之沆之滂之潏之洁之憲從孫之澈之漢
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戰死督師中官高起潛以聞帝
嗟悼命所司優卹當國者楊嗣昌薛國觀輩陰扼之但
復故官子祭葬而已福王時始贈太師諡文忠

贊曰承宗以宰相再視師皆粗有成效矣奄豎斗簪後
先齟扼卒屏諸田野至闔門膏斧鑕而恤典不加國是
如此求無危安可得也夫攻不足者守有餘度彼之才
恢復固未易言令專任之猶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論紛
呶亟行翦除蓋天眷有德氣運將更有莫之爲而爲者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纂修館閣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救修

李標 李國楷周道登

錢龍錫 錢士升土晉

何如寵 兄如申

文震孟 周炳謨

方岳貢 邱瑜

成基命

徐光啟 鄭以偉

蔣德璟 黃景防

瑜子之陶

李標字汝立高邑人萬曆二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檢討泰昌時累遷少詹事天啟中擢拜禮部右侍郎協

理詹事府標師同邑趙南星黨人忌之列名東林同志錄中標懼禍引疾歸莊烈帝嗣位卽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禎元年三月入朝未幾李國楷來宗道楊景辰相繼去標遂爲首輔帝銳意圖治恒召大臣面決庶政宣府巡撫李養冲疏言旂尉往來如織踪跡難憑且慮費無所出帝以示標等曰邊情危急遣旂尉偵探奈何以爲僞且祖宗朝設立廠衛奚爲者標對曰事固宜慎養冲以爲不賂恐毀言曰至賂之則物力難勝耳帝默然同官劉鴻訓以增救事爲御史吳玉所糾帝欲寘鴻訓於法標力辯其納賄之誣溫體仁許錢謙益

引已結浙閩事爲詞給事中章允儒廷駁之帝怒并謙益將重譴又欲罪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標言陛下處分謙益允儒本因體仁言體仁乃不安求罷乞陛下念謙益事經恩詔姑令回籍於允儒仍許自新而式耜等槩從薄罰諸臣安體仁亦安帝不從自是深疑朝臣有黨標等遂不得行其志是冬韓爌還朝標讓爲首輔尋與爌等定逆案三年正月爌罷標復爲首輔累加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是與標並相者六人宗道景辰以附璫斥鴻訓以增救戍周道登錢龍錫被攻去獨標在遂五疏乞休帝三月得

請家居六年卒贈少傅諡文節李國楷字元治高陽人
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詹事天啟六年七
月超擢禮部尚書入閣釋褐十四年卽登宰輔魏忠賢
以同鄉故援之也然國楷每持正論劉志選劾張國紀
以憾中宮國楷言子不宜佐父難母而况無間之父母
乎國紀乃得免罪御史方震孺及高陽令唐紹堯繫獄
皆力爲保全崇禎初以登極恩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國子監生胡煥猷劾國
楷等褫衣冠國楷薦復之時人稱爲長厚元年五月得
請歸里萬韓嶠孫承宗自代卒贈太保諡文敏宗道景

辰事見黃立極傳中周道登吳江人萬曆二十六年進
士由庶吉士歷遷少詹事天啟時爲禮部左侍郎頗有
所爭執以病歸五年秋廷推禮部尚書魏忠賢削其籍
崇禎初與李標等同入閣道登無學術奏對鄙淺傳以
爲笑御史田時震劉士禎王道直吳之仁任贊化給事
中閣可陞交劾之悉下廷議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言道
登黨護樞臣王在晉及宗生朱統飾鄉人陳于鼎館選
事俱有實跡乃罷歸閱五年而卒

劉鴻訓字默承長山人父一相由進士歷南京吏科給
事中追論故相張居正事執政忌之出爲隴右僉事終

陝西副使萬曆四十一年鴻訓登第由庶吉士授編修
神光二宗相繼崩頌詔朝鮮甫入境遼陽陷朝鮮爲造
二洋船從海道還沿途收難民船重而壞跳淺沙入小
舟飄泊三日夜僅得達登州報命遭母喪服闋進右中
允轉左諭德父喪歸天啟六年冬起少詹事忤魏忠賢
斥爲民莊烈帝卽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
機務遣行人召之三辭不允崇禎元年四月還朝當是
時忠賢雖敗其黨猶盛言路新進者羣起抨擊之諸執
政嘗與忠賢共事不敢顯爲別白鴻訓至毅然主持斥
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鍼徐紹吉

張訥李蕃賈繼春雲維華等人情大快而御史袁弘勛
史堃高捷本由維垣輩進思合謀攻去鴻訓則黨人可
安也弘勛乃言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
罪而誅鋤自三臣始又詆鴻訓使朝鮮滿載貂參而歸
錦衣僉事張道濬亦訐攻鴻訓奏辯給事中顏繼
祖言鴻訓先朝削奪朝鮮一役舟敗僅以身免乞諭鴻
訓入直共籌安攘之策至弘勛之借題傾人道濬之出
位亂政非重創未有已也帝是之給事中鄧英乃盡發
弘勛賊私且言弘勛以千金贄維垣得御史帝怒落弘
勛職候勘已而高捷上疏言鴻訓斥擊奸之維垣所修

明史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四
繼春大鉞而不納孫之解流涕忠言謬主焚燬要典以
便私黨孫慎行進用帝責以妄言停其俸史堃復佐捷
攻之言路多不直兩人兩人遂罷去七月以四川賊平
加鴻訓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
獨敏謂民困由吏失職請帝久任責成以尚書畢自嚴
善治賦王在晉善治兵請帝加倚信帝初甚向之關門
兵以缺餉鼓譟帝意責戶部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示
不測恩由是失帝指至九月而有改敕書之事舊例督
京營者不轄巡捕軍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有兼
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命殿中書賄改之

故下舍人田佳璧獄給事中李覺斯言葉具兵部送輔
臣裁定乃令中書繕寫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
皆當問十月帝御便殿問閣臣皆謝不知帝怒令廷臣
劾奏尚書自嚴等亦謝不知帝益怒給事中張鼎延御
史王道直咸言慶臻行賄有跡不知誰主使御史劉玉
言主使者鴻訓也慶臻曰改敕乃中書事臣實不預知
且增轄捕卒取利幾何乃行重賄帝叱之閱兵部揭有
鴻訓批西司房語佳璧亦供受鴻訓指事遂不可解而
侍郎張鳳翔詆之尤力閣臣李標錢龍錫言鴻訓不宜
有此請更察訪帝曰事已大著何更訪爲促令擬旨標

等逡巡未上禮部尚書何如寵爲鴻訓力辯帝意卒不可回乃擬旨鴻訓慶臻竝革職候勘無何御史田時震劾鴻訓用田仰巡撫四川納賄二千金給事中間可陞劾副都御史賈毓祥由賂鴻訓擢用鴻訓數被劾連章力辯因言都中神奸狄姓者詭誑慶臻千金致臣無辜受禍帝不聽下廷臣議罪明年正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言鴻訓慶臻罪無可辭而律有議貴條請寬貸兵部尚書王在晉職方郎中苗思順賊證未確難懸坐帝不許鴻訓謫戍代州在晉思順竝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覺斯鼎延道直玉時震以直言增秩一級鴻訓居

政府銳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畢竟是冲主帝聞深銜之欲寘之死賴諸大臣力救乃得稍寬七年五月卒戍所福王時復官

錢龍錫字稚文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屢遷少詹事天啓四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明年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忤魏忠賢削籍莊烈帝卽位以閣臣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楨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臣推舉列上十人帝倣古枚卜典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首得龍錫次李標來宗道楊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周道登

劉鴻訓並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年六月龍錫
入朝立極等四人俱先罷宗道景辰亦以是月去樞爲
首輔龍錫鴻訓協心輔理朝政稍清尋以蜀寇平加太
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好察邊事頻遣旂尉偵探龍錫言
舊制止行於都城內外若遠遣恐難委信海寇犯中左
所總兵官俞咨臯棄城遁罪當誅帝欲并罪巡撫朱一
馮龍錫言一馮所駐遠非棄城者比罷職已足蔽辜瑞
王出封漢中請食川鹽龍錫言漢中食晉鹽而瑞藩獨
用川鹽恐奸徒借名私販莫敢譏察故事纂修實錄分
遣國學生採事蹟於四方龍錫言實錄所需在邸報及
諸司奏牘遣使無益徒滋擾宜停罷烏撒土官安效良
死其妻改適霑益土官安邊欲兼有烏撒部議將聽之
龍錫言效良有子其爵立其爵以收烏撒存亡繼絕於
理爲順安邊淫亂不可長也帝悉從之明年帝以漕船
違禁越關欲復設漕運總兵官龍錫言久裁而復宜集
廷臣議得失事竟止廷議汰冗官帝謂學官尤冗龍錫
言學官舊用歲貢生近因舉人乞選貢纂修占缺者
多歲貢積至二千六百有奇雖言以歿良可憫且祖宗
設官於此稍寬者以師儒造士三三而成故也帝亦納之
言官鄒毓許韓一良章允儒劉一珠獲譴並爲申救御

史高捷史莖旣罷王永光力引之頗爲龍錫所扼兩人
大恨逆案之定半爲龍錫主持奸黨銜之次骨及袁崇
煥殺毛文龍報疏云輔臣龍錫爲此一事低徊過臣寓
復上善後疏言閣臣樞臣往復尚確臣以是得奉行無
失時文龍擁兵自擅有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卽當宁
不以爲罪也其冬十二月

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煥戰不力執下獄而捷莖已爲
永光引用捷遂上章指通款殺將爲龍錫罪且言祖大
壽師潰而東由龍錫所挑激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
龍錫奏辯言崇煥陛見時臣見其貌寢退謂同官此人

恐不勝任及崇煥以五年復遼自詭往詢方畧崇煥云
恢復當自東江始交龍錫一用則用之不可用則去之易
易耳迨崇煥突誅文龍故有臣低徊一語臣念文龍功
罪朝端共知因置不理奈何以崇煥誇詡之詞坐臣朋
謀罪又辯挑激大壽之誣請賜罷黜帝慰諭之龍錫卽
起視事捷再疏攻帝意頗動龍錫再辯引疾遂放歸時
兵事旁午未暇竟崇煥獄至三年八月莖復上疏言龍
錫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爲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
賣國欺君其罪莫道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數萬
轉寄姻家巧爲營幹致國法不伸帝怒敕刑官五日內

具獄於是錦衣劉僑上崇煥罪帝召諸臣於平臺寘
崇煥重辟責龍錫私結邊臣家志不舉令廷臣議罪是
日羣議於中府謂斬帥雖龍錫竊端而兩書有處置慎
重語意不在擅殺殺文龍乃崇煥過舉至講款倡自崇
煥龍錫始答以酌量繼答以天子神武不宜講款然軍
國大事私自商度不抗疏發奸何所逃罪帝遂遣使逮
之十二月逮至下獄復疏辯悉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
書帝不省時羣小麗名逆案者聚謀指崇煥爲逆首龍
錫等爲逆黨更立一逆案相抵謀既定欲自兵部發之
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且

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
四年正月右中允黃道周疏言龍錫不宜坐死罪忤旨
貶秩調外而帝意浸解矣夏五月大旱刑部尚書胡應
台等乞宥龍錫給事中劉斯球繼言之詔所司再讞乃
釋獄戍定海衛在戍十二年兩遇赦不原其子請輸粟
贖罪會周延儒再當國尼不行福王時復官歸里未幾
卒年六十有八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
殿試第一授修撰天啟初以養母乞歸久之進左中允
不赴高邑趙南星同里魏大中受璫禍及江西同年生
萬燦杖死追賊皆力爲營護破產助之以是爲東林所

推崇禎元年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明年以詹事召會座主錢龍錫被逮送之河干卽謝病歸四年起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尚書事祭告鳳陽陵寢疏陳戶口流亡之狀甚悉六年九月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春入朝請停事例罷鼓鑄嚴賊吏之誅止遣官督催新舊餉第責成於撫按帝悉從之帝操切溫體仁以刻薄佐之上下囂然士升因撰四箴以獻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病帝雖優旨報聞意殊不懌也無何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戶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士升惡之擬旨

下刑部提問帝不許同官溫體仁遂改輕擬士升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乃疏言自陳啟新言事擢置省闕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璡者也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況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禦富家未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歸罪於富家駁削議括其財而籍

沒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清漢武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
於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
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爲難不驅天下
之民胥爲流寇不止或疑此輩乃流寇心腹倡橫議以
搖人心豈直借端倖進已哉疏入而璉已下法司提問
帝報曰卽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母庸汲汲前疏謂四
箴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卽許之士升初入閣體仁
頗援之體仁推轂謝陞唐世濟士升皆爲助文震孟被
擠士升弗能救論者咎之至是乃以讜言去位弟士晉
萬曆中由進士除刑部主事恤刑畿輔平反者千百人

崇禎時以山東右布政擢雲南巡撫築師宗新化六城
濬金針白沙等河平土官岑儂兩姓之亂頗著勞績已
而經歷吳鯤化訐其營賄體仁卽擬嚴旨且屬同官林
釭弗洩欲因弟以逐其兄命下而士晉已卒事乃已士
升國變後七年乃卒

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後避宣宗諱以字行萬曆三十
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司經局洗馬署國子監司業事
天啟元年疏請幸學不先白政府執政者不悅令以原
官還局遂請告歸尋起少詹事累官禮部右侍郎兼太
子賓客改掌南京翰林院事六年魏忠賢以基命爲楊

通同門生落職閒住崇禎元年起吏部左侍郎明年十月京師戒嚴基命請召還舊輔孫承宗省一切浮議倣嘉靖朝故事增設樞臣帝竝可之踰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庶吉士金聲薦僧申甫爲將帝令基命閱其所部兵極言不可用後果一戰而敗袁崇煥祖大壽入衛帝召見平臺執崇煥屬吏大壽在旁股慄基命獨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卽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敵在城下非他時比帝終不省大壽至軍卽擁衆東潰帝憂之甚基命曰令崇煥作手札招之當歸命也時兵事孔棘基命數建白皆允行及戒嚴召對

文華殿帝言法紀廢弛宜力振刷基命曰治道去太甚譬理亂絲當覓其緒驟紛更益擾亂帝曰慢則糾之以猛何謂紛更其後溫體仁益導帝以操切天下遂大亂三年二月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基命欲脫袁崇煥罪故乞慎重基命求罷帝爲貶逢申一秩韓爌李標相繼去基命遂爲首輔與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共事以恢復永平敘功竝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至六月溫體仁吳宗達入延儒體仁最爲帝所眷比而傾基命基命遂不安其位矣方崇煥之議罪也基命病足不入直錦衣張道濬以委卸劾之工部主事陸澄源疏繼上基命奏辯

日澄源謂臣當兩首廷推皆韓爌等欲藉以救崇煥當
廷推時崇煥方倚任安知後日之敗預謀救之其說祖
逢申道濬不逐臣不止乞放歸帝慰留之命其疏自引
去基命性寬厚每事持大體先是四城未復兵部尚書
梁廷棟銜總理馬世龍將更置之以撼樞輔承宗基命
力調劑世龍卒收遵永功尚書張鳳翔喬允升韓繼思
相繼下吏竝爲申理副都御史易應昌下詔獄以基命
言改下法司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坐私書事將
置重典基命力救不聽長跪會極門言祖宗立法真死
罪猶三覆奏豈有詔獄一訊遽置極刑自辰至酉未起

帝意解得遣戍逢申初劾基命後以礮炸下獄擬戍帝
猶以爲輕亦以基命言得如擬爲首輔者數月帝欲委
政延儒遂爲其黨所逐八年卒於家贈少保諡文穆
何如寵字康侯桐城人父思鼈知棲霞縣有德於民如
寵登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遷國子監祭酒
天啟時官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五年正月廷推左
侍郎魏廣微言如寵與左光斗同里友善遂奪職閒住
崇禎元年起爲吏部右侍郎未至拜禮部尚書宗藩婚
嫁命名例請於朝貧者爲部所稽自萬曆末至是積疏
累千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尚未名者用如寵請

貧宗得嫁娶者六百餘人大學士劉鴻訓以增敕事帝怒不測如寵力爲剖析得免死戍邊明年冬京師戒嚴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官軍朝議壯之如寵力言其叵測不善用必啟內釁帝召問對如初帝出片紙示之則得之偵事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十二月命與周延儒錢象坤俱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帝欲族袁崇煥以如寵申救免死者三百餘口累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四年春副延儒總裁會試事竣卽乞休疏九上乃允陞詹陳惇大明作之道抵家復請時觀通鑑察古今理亂忘佞語甚切六年延儒罷政

體仁當爲首輔而延儒憾體仁排已謀起如寵以抑之如寵畏體仁六疏辭體仁遂爲首輔如寵性孝友母年九十色養不衰操行恬雅與物無競難進易退世尤高之十四年卒福王時贈太保諡文端兄如申與如寵同舉進士官戶部郎中督餉遼東有清操軍士請復留二載終浙江右布政使錢象坤字弘載會稽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進諭德轉庶子泰昌改元官少詹事直講筵講畢見中官王安與執政議事卽趨出安使人延之堅不入天啟中給事中論織造語侵中貴詔予杖閣臣救不得象坤語葉向高講筵面奏之乃

免時行立枷法慘甚象坤白之帝多所寬釋再遷禮部
右侍郎兼太子賓客四年七月向高辭位御史黃公輔
慮象坤柄政請留向高詆象坤甚力象坤遂辭去六年
廷推南京禮部尚書魏忠賢私人指爲繆昌期黨落職
閒住崇禎元年召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明年冬都
城被兵條禦敵三策奉命登陴分守祁寒不懈帝覘知
遂與何如寵竝相明年溫體仁入象坤其門生讓而居
其下累加少保進武英殿象坤在翰林與龍錫謙益士
升竝負物望有四錢之目及體仁相無附和跡四年御
史水佳允連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卽奏辯

廷棟故出象坤門佳允疑象坤洩之語侵象坤延儒以
廷棟嘗發其私人贓罪惡之并惡象坤象坤遂五疏引
疾去廷棟落職給事中吳執御傅朝佑稱象坤難進易
退不當以門生累不聽家居十年無病而卒贈太保諡
文貞廕一子中書舍人

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又
七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歷贊善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
文曆算火器盡其術遂徧習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書
楊鏞四路喪師京師大震累疏請練兵自劾神宗壯之
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列上十議時遼

事方急不能如所請光啟疏爭乃稍給以民兵戎械未幾熹宗卽位光啟志不得展請裁去不聽旣而以疾歸遼陽破召起之還朝力請多鑄西洋大礮以資城守帝善其言方議用而光啟與兵部尚書崔景榮議不合御史邱兆麟劾之復移疾歸天啟三年起故官旋擢禮部右侍郎五年魏忠賢黨智鋌劾之落職閒住崇禎元年召還復申練兵之說未幾以左侍郎理部事帝憂國用不足敕廷臣獻屯鹽善策光啟言屯政在乎墾荒鹽政在嚴禁私販帝褒納之擢本部尚書時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

不食守敬且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曆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推算曆法光啟爲監督四年春正月光啟進日躔曆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復上測候四說其辯時差里差之法最爲詳密五年五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人參機務與鄭以偉竝命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贈保鄭以偉字子

器上饒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遷
少詹事泰昌元年官禮部右侍郎天啟元年光宗祔廟
當祧憲宗太常少卿洪文衡以睿宗不當入廟請祧奉
玉芝宮以偉不可而止論者卒是文衡尋以左侍郎協
理詹事府四年以偉直講筵與璫忤上疏告歸崇禎二
年召拜禮部尚書久之與光啟竝相再辭不允以偉修
潔自好書過目不忘文章奧博而票擬非其所長嘗曰
吾富於萬卷窮於數行乃爲後進所藐章疏中有何况
二字悞以爲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詞臣
爲帝輕遂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論而閣臣不專用翰林

矣以偉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贈太子太保御史
言光啟以偉相繼忍以蓋棺之日囊無餘貲請優卹以媿
貧墨者帝納之乃詔光啟文定以偉文恪其後二年同
安林鈺爲大學士去平歲而卒亦有言其清者得諡文
穆鈺字實甫萬曆四十四年殿試第三人授編修天啟
時任國子司業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太學旁
具簿贖金強鈺爲倡鈺援筆塗抹卽夕挂冠櫛星門徑
歸忠賢矯旨削其籍崇禎改元起少詹事九年由禮部
侍郎入閣有謹愿誠恪之稱久之帝念光啟博學強識
索其家遺書予驥入謝進農政全書六十卷詔令有司

刊布加贈太保錄其孫爲中書舍人

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待詔徵明曾孫也祖國子博士彭父衛輝同知元發並有名行震孟弱冠以春秋舉於鄉十赴會試至天啟二年殿試第一授修撰時魏忠賢漸用事外廷應之數斥逐大臣震孟憤於是冬十月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卧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不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

部六科則六部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益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鴛行豸繡橫玉腰金者爲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敘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間闕隱微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且陛下旣與羣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輩豈知帝王宏遠規模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莫挽偷

安之習慘如黔圍而撫臣坐視不聞嚴譴之施近日與
動尤可異者鄒元標去位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亦相
率求退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
名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前鑒疏入忠賢屏
不卽奏乘帝觀劇攜疏中傀儡登場語謂比帝於偶人
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領之一日講筵畢忠賢傳旨廷杖
震孟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韓爌力爭會庶吉士
鄭鄮疏復入內批俱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不納震
孟亦不赴調而歸六年冬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
才坐以詩悼惜熊廷弼爲兵馬司緝獲御史門克新指

爲妖言波及震孟與編修陳仁錫庶吉士鄭鄮並斥爲
民崇禎元年以待讀召改左中允充日講官二年春輔
臣定逆案者相繼去國忠賢遺黨王永光輩日乘機報
復震孟抗疏糾之帝方眷永光不報震孟尋進左諭德
掌司經局直講如故五月復上疏曰羣小合謀欲借邊
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悞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
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輿援思
辯雪永光爲六卿长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專而
濟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朴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
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

同豈國之福帝令指實再奏震孟言殺名賢者故吏部
郎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擯
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永光窘甚密結大奄王
永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帝心疑之永
光辯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然羣小案之謀
亦由是中沮震孟在講筵最嚴正時大臣數違繫震孟
講魯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覆規諷帝卽降旨出尚書
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千之
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卽袖掩之徐
爲引下時稱真講官旣忤權臣欲避去出封益府便道
歸遂不復出五年卽家擢右庶子久之進少詹事初天
啟時詔修光宗實錄禮部侍郎周炳謨載神宗時儲位
艱危及妖書挺擊諸事直筆無所阿其後忠賢盜柄御
史石三畏劾削炳謨職忠賢使其黨重修是非倒置震
孟摘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帝特御平臺召廷臣議
卒爲溫體仁王應熊所沮八年正月賊犯鳳陽皇陵震
孟歷陳致亂之源因言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
之朝強分畛域加膝墜淵總由恩怨數年來振綱肅紀
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
者何策陛下宜奮然一怒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

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閭閻之積逋先收人心以
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患失
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帝優旨
報之然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
治亂令擇人進講震孟春秋名家爲體仁所忌隱不舉
次輔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
上及進講果稱帝旨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數十
人試以票擬震孟引疾不入體仁方在告七月帝特擢
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兩疏固辭
不許閣臣被命卽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震孟獨否

學司禮者曹化淳故屬王安從奄雅慕震孟令人輾轉
道意卒不往震孟旣入直體仁每擬旨必商之有所改
必從喜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奸也同官何吾騶曰此
人機深詎可輕信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疎所擬不當輒
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愠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
亦不顧都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及吾
騶欲用爲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伉直諷吏部尚書
謝陞劾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體仁擬以
貶謫度帝欲重擬必發改已而果然遂擬斥譽卿爲民
紹芳提問震孟爭之不得拂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

榮事賴公玉成之體仁遽以聞帝果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吾騶罷震孟落職閒住方震孟之拜命也卽有旨撤鎮守中官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譖其居功者帝意遂移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惜三月而斥未竟其用歸半歲會甥姚希孟卒哭之慟亦卒廷臣請卹不允十二年詔復故官十五年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官一子福王時追諡文肅二子秉乘乘遭國變死於難周炳謨字仲觀無錫人父子義嘉靖中庶吉士萬曆中仕至吏部侍郎卒諡文恪炳謨萬曆三十二年進士當重修光宗實錄時炳謨已先卒崇禎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父子皆以學行稱於世

蔣德璟字申葆晉江人父光彥江西副使德璟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崇禎時由侍讀歷遷少詹事條奏救荒事宜尋擢禮部右侍郎時議限民田德璟言民田不可奪而足食莫如貴粟北平山陝江北諸處宜聽民開墾及課種桑棗修農田水利府縣官考滿以是爲殿最至常平義倉歲輸本色依令甲行之足矣十四年春楊嗣昌卒於軍命九卿議罪德璟議曰嗣昌倡聚斂之議加勦餉練餉致天下民窮財盡胥爲盜又匿失事飾首功宜按仇鸞事追正其罪不從十五年二月耕

精禮成請召還原任侍郎陳子壯祭酒倪元璐等帝皆錄用六月廷推閣臣首德璟入對言邊臣須久任薊督半載更五人事將益廢弛帝曰不稱當更對曰與其更於後曷若慎於初帝問天變何由弭對曰莫如拯百姓近加遼餉十萬練餉七百萬民何以堪祖制三協止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一督三撫六總兵又設副將數十人權不統一何由制勝帝領之首輔周延儒嘗薦德璟淵博可備顧問文體華瞻宜用之代言遂擢德璟及黃景昉吳甦爲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同入直延儒性各樹門戶德璟無所比性鯁直黃道周召用劉宗周免

罪德璟之力居多開封久被圍自請馳督諸將戰優詔不允明年進御覽備邊冊凡九邊十六鎮新舊兵食之數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悉志焉已進諸邊撫賞冊及御覽簡明冊帝深嘉之諸邊士馬報戶部者浮兵部過半耗糧居多而屯田鹽引民運每鎮至數十百萬一聽之邊臣天津海道輸薊遼歲米豆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天津撫臣出入部中皆不稽覈德璟語部臣合部運津運各邊民運屯鹽通爲計畫餉額可足而加派之餉可裁因復條十事以責部臣然卒不能盡釐也一日召對帝語及練兵德璟曰會典高皇帝教練軍士一以弓

弩刀鎗行賞罰此練軍法衛所總小旂補役以鎗勝召
爲升降凡武弁比試必騎射精嫻方准襲替此練將法
豈至今方設兵帝爲悚然又言祖制各邊養軍止屯鹽
民運三者原無京運銀自正統時始有數萬迄萬曆末
亦止三百餘萬今則遼餉練餉并舊餉計二千餘萬而
兵反少於往時耗蠹乃如此又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
二計軍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部大寧
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人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
勢今皆虛冒且自來征討皆用衛所官軍嘉靖末始募
兵遂置軍不用至加派日增軍民兩困願憲章祖修

復舊制帝是之而不果行十七年戶部主事蔣臣請行
鈔法言歲造二千萬貫一貫價一兩歲可得銀二千萬
兩侍郎王鼇亦贊行之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
商發賣無一人應者德璟言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買
一紙帝不聽又因局官言責取桑穰二百萬斤於畿輔
山東河南浙江德璟力爭帝留其揭不下後竟獲免先
以軍儲不足歲僉畿輔山東河南富戶給值令買米豆
輸天津多至百萬民大擾德璟因召對面陳其害帝卽
令擬諭罷之二月帝以賊勢漸逼令羣臣會議以二十
二日奏聞都御史李邦華密疏云輔臣知而不敢言翼

日帝手其疏問何事陳演以少詹事項煜東宮南遷議對帝取視默然德璟從旁力贊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向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餉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帝不悅詰曰聚斂小人誰也德璟不敢斥嗣昌以故尚書李待問對帝曰朕非聚斂但欲練兵耳德璟曰陛下豈肯衆斂然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臣部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練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五千保督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臣鎮練一萬今止二百若山水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及陝西三邊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餉七百餘萬爲民累耳帝曰今已并三餉爲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戶部雖并爲一州縣追比仍是三餉帝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辯諸輔臣爲申救尚書倪元璐以鈔餉乃戶部職自引咎帝意稍解明日德璟具疏引罪帝雖旋罷練餉而德璟竟以三月二日去位給事中汪惟劾檢討傅鼎銓等交章乞留不聽德璟聞山西陷未敢行及知廷臣留已卽辭朝移寓外城賊至得亡去福王立於南京召入閣自陳三罪固辭明年唐王立於福州與何吾騶黃景昉並召又明年以足疾

明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傳 三
辭歸九月王事敗而德璟適病篤遂以是月卒黃景昉
字太穉亦晉江人天啟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庶子
直日講崇禎十一年帝御經筵問用人之道景昉言近
日考選不公推官成勇朱天麟廉能素著乃不得預清
華選又言刑部尚書鄭三俊四朝元老至清無儔不當
久繫獄退復上章論之三俊旋獲釋勇等亦俱改官景
昉尋進少詹事嘗召對言近撤還監視中官高起潛關
外輒聞警報疑此中有隱情臣家海濱見沿海將吏每
遇調發卽報海警冀得復留觸類而推其情自見帝領
之十四年以詹事兼掌翰林院時庶常停選已久景昉

具疏請復又請召還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皆不報
十五年六月召對稱旨與蔣德璟吳姓竝相明年竝加
太子少保改戶部尚書文淵閣南京操江故設文武二
員帝欲裁去文臣專任誠意伯劉孔昭副都御史惠世
揚遲久不至帝命削其籍景昉俱揭爭帝不悅遂連疏
引歸唐王時召入直未幾復告歸國變後家居十數年
始卒

方岳貢字四長穀城人天啟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
郎中歷典倉庫督永平糧儲竝以廉謹聞崇禎元年出
爲松江知府海濱多盜捕得輒杖殺之郡東南臨大海

颶潮衝擊時爲民患築石堤二十里許遂爲永利郡漕
京師數十萬石而諸倉乃相距五里爲築城垣護之名
曰倉城他救荒助役修學課士咸有成績舉卓異者數
矣薛國觀敗其私人上海王陞彥下吏素有郤因言岳
貢嘗餽國觀三千金遂被逮士民詣闕訟冤巡撫黃希
亦白其誣下法司讞奏一日帝晏見輔臣問有一知府
積俸十餘年屢舉卓異者誰也蔣德璟以岳貢對帝曰
今安在德璟復以陞彥株連對帝頷之法司讞上言行
賄無實跡宜復官帝獎其清執報可無何給事中方士
亮薦岳貢及蘇州知府陳洪謐乃擢山東副使兼右參

議總理江南糧儲所督漕艘如期抵通州帝大喜吏部
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監司五人岳貢與焉帝趣使
入對見於平臺問爲政何先對曰欲天下治平在擇守
令察守令賢否在監司察監司賢否在巡方察巡方賢
否在總憲總憲得人御史安敢以身試法帝善之賜食
日晡乃出越六日卽超擢左副都御史嘗召對帝適以
事詰吏部尚書李遇知遇知曰臣正糾駁岳貢曰何不
卽題參深合帝意翼日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時丁
六年十一月也故事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自岳貢始
岳貢本吏材及爲相務勾檢簿書請覈赦前舊賦意主

搜括聲名甚損十七年二月命以戶兵二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田練兵諸務駐濟寧已而不行李自成陷京師岳貢及邱瑜被執幽劉宗敏所賊索銀岳貢素廉貧無以應拷掠備至搜其邸無所有松江賈人爲代輸千金四月朔日與瑜並釋十二日賊旣殺陳演等令監守者并殺二人監守者奉以縲二人並縊死邱瑜宜城人天啟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屢遷少詹事襄陽陷瑜上卹難宗擇才吏旌死節停權征蘇郵困禁勞役六事帝採納焉歷禮部左右侍郎因召對言督師孫傳庭出關安危所係慎勿促之輕出俾鎮定關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勦帝不能從十七年正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同范景文入閣都城陷受拷掠者再搜獲止二千金旣而被害瑜子之陶年少有幹畧李自成陷宜城瑜父民忠罵賊而死之陶被獲用爲兵政府從事尋以本府侍郎守襄陽襄陽尹牛佺賊相金星子其倚任不如也之陶以蠟丸書貽傳庭曰督師與之戰吾詭言左鎮兵大至搖其心彼必返顧督師擊其後吾從中起賊可滅也傳庭大喜報書如其言爲賊邏者所得傳庭恃內應連營前進之陶果舉火報左兵大至自成驗得其詐召而示以傳庭書責其負已



之陶大罵曰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賊怒支解

贊曰莊烈帝在位僅十七年輔相至五十餘人其克保
令名者數人而已若標等是也基命能推轂舊輔以定
危難震孟以風節顯德璟諳悉舊章以陸喜之論薛瑩
者觀之所謂侃然體國執正不懼斟酌時宜時獻微益
者乎至於扶危定傾殆非易言也嗚呼國步方艱人材
亦與俱盡其所由來者漸矣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終

